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四

王焯 字少樵 號此庵 浙江嘉興人 乾隆丁酉舉人 官鎮海縣教諭 有白華堂集

伍子胥論一

伍子胥論二

汪國 字幼真 號楚湖 浙江鄞縣人 乾隆丁酉舉人 官上虞縣教諭 有空石齋文集

書長孫無忌傳

賀季真祠堂記

虹橋偶漁記

汪中 字容甫 江蘇江都人 乾隆丁酉拔貢 有述學內外篇

廣陵對

宋世系表序

揚州營游擊白公頌

泰伯廟銘

提督楊凱傳

國朝文匯

卷四十四 目錄

乙集

湖北按察使馮君碑銘

十

闕太和字保合雲南通海人俊貢生

梁孝王論

十三

王子音號心言江西武甯人乾隆丁酉拔貢官雲南直隸知州有宦拾錄

鳳樓洞記

十四

廬州府知府張寶園先生傳

十四

明南贛兵備副使張先生墓表

十五

姚令儀字一如江蘇婁縣人乾隆丁酉拔貢生官至四川布政使

金川崇化屯新建慰忠祠碑

十七

章學誠字齊洲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

言公

十八

章格庵遺書目錄序

二十一

邵與桐別傳

二十二

徐漢官學士傳

二十四

朱先生墓誌銘

二十五

國朝文匯乙集卷四十四

伍子胥論一

王焯

夫國之強弱存亡必有本焉。非以人弱為我強，人亡為我存也。善為國者，使國不可弱亡，而後人之弱亡我者，舉無慮焉。何子胥之諫吳王夫差，不正其本，而乃以越存為戚戚也。然則吳顧可以存越乎？夫子胥釋劍懸目，而不忘越者，以越環地，而有欲於我，二者非齊魯與楚所兼有也。故吳誠不可以存越，顧吾謂如吳王者，雖微越亦未有不亡者也。國家外甯必有內憂，如吳之君若臣，禍不在越，必更有在矣。然則盍釋越以為外懼乎？夫以蓋戚好勝之吳王，豈知懼者，其存越亡，其不存越亦亡，不存越亡遲，存越亡速。子胥不知遲速之分，而以為不存越不亡，此則闕於料吳王者也。故吾謂子胥不知本。昔者藍尹魯之言曰：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縱，過而弱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子胥何一言不及此，不必屑屑焉與之爭存越，而越自不能欲我己。然則吳王盡反藍尹魯之言，其不亡矣乎？夫吳王誠有蓋戚好勝之習，然其患尤在於數用兵。子靈救吳戰陳，子胥輔閻閻以兵，至夫差甚焉。子胥以為越將安受吾燼，吳誠燼矣，知其將燼而不思所以反風而熄之，但曰及吾猶可以戰越，抑何謬哉！然此固子胥所不識者也。嗚呼！

伍子胥論二

或曰子胥不惟關於料吳而亦關於料越其言曰勾踐能親而務施親不失人施不棄勞又曰越王好信以愛民夫如是豈有可滅之理且又曰天命有反若以昔天以越賜吳今天將以吳賜越既知天命而復爭之于曰非也此則人臣之用心也子胥宜因勾踐之親施信愛得天之心以納吳王於善如前所謂正其本者則度幾古良臣奔告於王格正厥事之義至於以為虺而推之則後世人臣之所以忠主者也范增之事項王也知沛公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其志不在小不能以是勸項王不殘滅天下親附百姓而顧曰急擊弗失且曰吾令人望其氣皆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夫豈有天子可擊而殺之此非增之關於料漢也抑亦願忠其主苟有可致無不竭其股肱之力且彼非以為不效而姑為之也子胥以為去疾莫如盡必能係越王而沼其國范增召項莊以劍舞以為必能擊沛公於坐二主果從其言越漢未可知也後世人臣忠於其主不如是即太宰嚭左尹項伯之續耳毋甯干天之命以試諸艱勿以知其不可而不為也或曰為之而不成奈何予曰此所以不可不知本也子胥知正吳王之失雖不能滅越而吳自可以不亡范增知正項王之失雖不能擊漢而鴻溝自可以守此實人為之或亦有天哉

書長孫無忌傳

汪國

漢明帝以椒房之故。雲臺不及焉。據唐太宗以椒房之故。凌煙特先無忌。二君者皆不免於有私。而二臣之人品。則固若薰蕕矣。無忌之輔太宗。初無勞績。徒以文德皇后之兄。元武門之變。得預密謀。太宗以私意崇進之。故列諸朝臣之右。考其事業。固不足以廁杜房之末。而其罪之大者。則在於殺吳王恪。夫當承乾與魏泰之交。構而並廢也。儲貳之位。自屬晉玉。不得以後日武氏之禍。追議其失也。然而吳王之不得立者。天下之公理也。其所以不得立而卒置於死者。則無忌一人之私心也。太宗以私御其臣。無忌亦報之。以其私而大禍乃及於天下。則夫私之果不可以為國也。夫嗚呼。武氏之禍極矣。唐之宗室。殲無子遺。其時惟霍玉元軌最有賢名。然守文而不違變。越貞父子。雖嘗舉事。而辱庸已甚。徒足以供武氏之魚肉耳。假使吳王尚在。必能投袂而起。帥先天下。糾合宗盟。以力扶王室。維城之固。將於是乎在。武氏雖悍。而易姓革命之舉。尚有所憚。而不敢為焉。是則無忌之殺恪。本以去高宗之偏。而不知適以成武氏之患也。其為誤國。不既大哉。雖然。無忌不足言也。無忌之罪。不可勝誅。然而開其端者。帝也。觀其語太子曰。女舅既許女矣。夫此何等事。而可許之。自舅手。宜其異日殺其所愛之子。而不忘也。嗚呼。古今時事之變。蓋有不可盡原者矣。明帝

一國學扶輪社印
橋西京之過而退焉。氏而梁實之譽乃接踵而興。太宗襲周隋之弊而進無忌而武
氏之禍亦轉瞬而作。氣數固不足憑。而聖人之所恃以無患者亦斷之以無私而已
矣。漢唐均失。而太宗之失為尤甚。末流所至。夫固宜然。吾故揭而書之。以附於大易
履霜堅冰之義。

賀李真祠堂記

四明月湖之濼。有祠曰湖亭者。祀唐太子賓客賀公李真而作也。祠之建置始末。載
於郡志者甚詳。無庸復述。而獨公出處之心迹。有非後人之所及窺者。是不可以不
論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於出與語。則為晉綬之所務。專於處與
默。則為山林之所溺。二者皆非君子之中道也。若夫明哲之士。見微知著。不肯以其
身立於危邦亂朝。而與物同塵。輪光銚米。使人見其迹而不知其心。此則尤為品之
最高者。若公與漢之二疏是已。夫二疏之致仕也。以父子二人一朝解組歸里。為史
臣所美。而公之乞身也。亦以請鏡湖一曲。後世傳為口實。然此何足以見二公之高
哉。詩有之。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易有之。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漢宣唐元之時。治道大
隆之世也。極熾而豐。藥牙具間。猶之霰之漸釀。以成雪。而日月之將就昃食也。蓋宣
之末年。恭顯漸及。預政而元之季世。楊李方進。擅權公與二疏。皆以宮僚無言責。而

小人成群。知其憂必及於國家。故慨然懷逃肥之志。潔身遠引。而猶慮當時後世。知其心而窺其隱也。特以年迫桑榆。懸車為請。是其高鑒遠識。絕出流輩。而忠厚渾淪。令人憂無形迹之可指。有非三代以下人臣之所及者。非特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而已也。漢書以二疏與貢薛同傳。此未為知人。而李真之風流。嘗見推於李杜二公。國士不輕許予。其生平德性之淵曠。必有心服無間者。不僅以其文墨之高。與節概之過人耳。惜乎史氏之未能盡詳也。吾觀仲翁歸里之時。其年已逾七十。而公且出八十矣。攷其終身。殆非無意於仕者。老病休官。有何足異。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止。此鄙夫徇祿之事。何煩以此擬議賢者哉。然則公之所以可傳者。固自有在矣。祠之建立。自宋以來。年幾及千。而邦人猶世世守之弗替。亦可見公之風流不隨世而沒。余為之闡發其幽微者。蓋特以補前世論公之所未及云。

虹橋偶漁記

耕而耦。古也。偶漁。非古也。蓋古之耕者。常以兩耜為耦。而共起土。故耕之必有耦。非獨沮溺避世者然矣。漁則無以偶者。有之則自趙子子觀與其友人陸子某始也。子觀工畫能琴。性喜閒曠。陸子與之鄰。並同志友善。嘗買一小舟。與所居湖畔。暑之日。漁於日相偶。捕魚以為適。余嘗以夏夜訪之。則二子方泊舟柳陰之下。一立船尾。

撒網一踞船頭。浙米作炊。綸竿之物。琴箏之用。無不備具。華床茶竈。畫卷琴囊。羅列
斐然。有風流瀟灑之娛。而無憔悴枯瘠之况。稱其胸次焉。談久歡甚。因出所得魚蟹
以佐酒。時夜漏將半。星河皎潔。岸上人家盡寢。而余三人露坐劇談。大魚驚起。跋刺
有聲。微風習習。出於菰蒲叢薄間。船舷四面。水氣襲人。幾不知為三伏流金候者。世
外清曠之境。殆無以過此者也。噫嘻。龐公之鹿門。有司馬德操以為之偶。無功之河
渚。有仲長子光以為之偶。二子之所得。何謝古人哉。雖然。二子之於漁。寄也。二子之
得偶於漁。亦寄也。空鉤忘餌。豈在得魚。而况規規於世俗儕侶之常乎。方將混希夷。
齊得喪。上追乎濯纓濯足之遺。垂綸鼓枻之下。當有相視而莫逆者。他日訪幽棲於
甫里。而尋逸唱於松陵。所謂煙雨空濛。其人在焉。又奚必沮溺之為耦。而二子者之
非偶乎哉。余也。鹿鹿塵途。迄無甯日。能暫與之遊。而不能終與之偶也。因感慨而記
之云。

廣陵對

汪中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悉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咨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諗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遊四方。又有昏吝之疾。故書雅記十不關。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筭。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於高關。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竊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曠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干紀。百城捫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臯。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關。幼主幽厄。

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遏賊衝。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郝
鑿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
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既克建康。偏師
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
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鎮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
手。其有居園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龔斬董
紹先。馳檄討景。為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
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申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
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勳實替之。敬業既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
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覲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
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
厚集其力。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
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間。典兵宿衛。受周厚恩。幸少主國疑。倒戈
自立。其有前代懿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

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氏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泊行在失守。三宮北遷。而焚詔斬使。勇氣彌厲。忠感于張。巡守堅于墨。糧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李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創。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為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矯將。內攬羣策。督師閣歸之外抗。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為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政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旦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為人臣之義。思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間。由是言之。廣陵何負于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昔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郝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

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彿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盡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為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塗。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為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為之也。李金聯京東以為餌。通蒙古以為窟。屢賊帥臣。厚索稟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臨州縣。進薄三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投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堦。復為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為之也。三者保竟郤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符堅強盛。禹迹所存。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兵。謙元以此府之兵。選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諡曰武。則淝水之戰為之也。開皇始議平陳。智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為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三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

力極于領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臬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聞主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為之也。夫晉之於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間。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亡。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間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為其事之不繫于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寤。議誅宦官。仰觀天文。俾其速斷。謀之具遠。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再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諫。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偏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勳既臨武甯。泗為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卒諫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既戕。官軍屢衄。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踰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蜂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

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旣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展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辜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甯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于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于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畧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維秦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詳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賤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為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篋謹錄為是篇

宋世系表序

沈約宋書表不傳今采宋氏宗室之見紀傳者輯為此篇且序之曰宋武帝受終晉室自永初改元至于昇平之末凡五世六十年本支百二十九人其被殺者百二十

有一而骨肉自相屠害者八十當齊初紀彭城之族蓋有存者而帝之血胤并長沙臨川二系斬焉夫一興一廢國家代有凡在公族休戚同之是以高孫不億侯服于周漢世王公爭言符命當易姓之際忍恥事桀并為臣僕以全生保姓者有矣未有君臨天下傳序九君一朝革命覆宗絕祀殄無遺育如宋氏之甚者也方其完如景平治如元嘉咸如大明國祚未傾羣生成遂而父子兄弟日翦月屠如恐不及甚至舉宗就戮禍及嬰兒使幼者不得長壯者不得育遂致宗姓寡弱王室陵遲奸雄睥睨其旁拱手以成斷流之禍豈不哀哉或者謂武帝起自布衣經營天下十有餘年竟成王業于時普室宗親誅鋤畧盡而同力舉義之人罕有存者創業垂統取濟一時非有積德累仁之舊要敬干寶之陳言稍已迂闊而達于事情矣晉漢魏末世雖見偏奪而歷年傳嗣終保元吉下至昌邑海西猶得盡其天年未至公然操刃也自平國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象人以殉猶或無後况乎身為戎首禍流異代而欲子孫令聞長世豈可得哉當帝踐阼之初威德在人中外帖服所長慮卻顧莫克違息者惟故主耳及其揜被告繼子孫磐石之計雖至今存可也曾不再檢而前事之師繼體之元子先嘗其害豈所謂天道好還為法自儆

者乎。後世之陵夷。又其所矣。嗚呼。無一民尺土之藉。戰必勝。攻必取。總攬英才。振厲風俗。遺令詔繼嗣之意。信乎人傑矣。謂禍患之來。不可逆知。務增修于德。而毋或多殺不辜。以為之備。斯三古哲王所以祈天永命也。

揚州營游擊白公頌

古之政典。自軍將至於伍長。皆取備於六鄉之吏。平日則治其夫家。井牧飲射讀法之事。有故則授之兵。而掌其徵令。於事無不當為。故恩信在人。周知閭閻之疾苦。而所至有功。兵農分而文武異其用。武臣雖存心利物。而勢有所不得為。故功蓋天下而不足以得民心。夫事不越職。而道濟于生人。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公以侍衛歷官揚州營游擊。以恤以練。士氣既作。政肅人馴。罔或羣飲譁于市者。凡利民之事。若迫于身。宣德達情。政無迴隱。追胥糾暴。人告其心。他吏或耽逸非度。畏公清直。輒逡巡斂迹。雖賊殺婦子。莫不尸而祝之。澠然如出一口。而公之德政。尤在救火。城市窮鄉。一發則匹馬如風。萬人辟易。而至騰蹕火中。燎及鬚眉。指揮水龍。應手而滅。是以自公至。而火不為害。夫兵猶火也。先王以火政。昭顯天地之光明。化腥臊而救時疾。其利度矣。燎原之勢。不可懲邇。于是乎以生人之道殺人。兵者凶器。聖人作之以威不軌。于是乎以殺人之道生人。周以司燧。隸夏官。而掌行火之政。令天生五材。而

竝用之。蓋以兵火為官職。而公能舉其職者也。比之攻城野戰。剽民命以為名者。其功為大。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豈非仁人之利哉。藝居發。每攬古賢人治績。和風甘雨。成物樂生。恨不生及其時。謳詠其行事。况在下風。敢忘休烈。公白氏名雲上。河內人。頌曰。

猿臂順頤。渥丹其顏。駿馬錦衣。赫如神人。吮創分甘。即之也溫。謔謔出出。灼我頭頰。珠旂四度。煙銷煤息。焚感風師。嗚喑卻立。原土不焦。萬瓦猶赤。擊鼓剗羊。醕醢有悛。作此好歌。以紀文石。

秦伯廟銘

吳之有君。自秦伯始。民之初生。負其血氣。咸有爭心。有聖人作。制為君臣。長幼之節。教之以禮讓。然後民志以定。羣居而不亂。則黃帝堯舜其人。也。當此之時。大江之南。五湖之間。水草所鍾。蛇龍居之。聲教所不暨。及秦伯舍其家嗣。而自寬於荆蠻。實治周禮。其民化之。戴以為君。而吳由是成國。於後。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周道之極。盛而句吳之興。乃在其三世百年之前。山川之氣。與王化會。而此焉。開其先於中國。有黃帝堯舜焉。於吳有秦伯焉。開物成務。其功一也。洎夫周室既東。王者迹熄。而季札審樂。言游習禮。論交於上國。受學於孔氏。文武之道。具在於茲。大哉秦伯。讓以造。

周禮以化吳。王業既成。民俗遂變。迹行論功。惟至德不足盡其美。法施於民。列在祀典。漢吳郡太守虞豹。實始建祠。虞潭以下。有舉莫廢。自陽人成聚。而東不遠。王季仲雍。迄用不祀。而秦伯血食。茲土百世不遷。禮所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斯其義與。歲在彊圉。道出祠下。仰瞻棟栱。有懷德音。而雅頌不歌其事。金石刻畫。掌故蕪闕。用作是詞。以代周樂。銘曰。

惟江外方。作裔於揚。自伯祖東。吳業以光。繇繇吳土。惟伯之宇。簡其升服。資以章甫。有荀有蒲。有魴有鱸。胡耆既康。爰實賓組。青質之羽。爰教野舞。伐管會稽。和以土鼓。三江環之。靈氣所煦。萬物嘉生。莫克自舉。天啓之心。譬彼時雨。顯允周道。海濱是寧。二南未興。當殷末造。文公多藝。實章詩樂。上溯姜嫄。暨於烈考。嗟嗟伯氏。自他有媿。西虞其宅。不登清廟。間於弦歌。太師靡放。惟此吳人。永世丕冒。為而不有。孰得而稱。刻此樂石。文獻其徵。

提督楊凱傳

楊凱字虞起。儀徵人。少喜讀書。所交多奇材劍客。習知兵法。聖祖時。以武進士為乾清門侍衛。從幸湯山。賦詩稱旨。命與汪灝、陳彭年等在武英殿編纂物類輯古略。出補湖廣督標中軍守備。遷鎮寧前營游擊。鎮寧所在箐林岩洞。紅苗四出劫。

掠急則走匿。更不敢詰。凱有知畧所至。悉知夷險地勢。多置間諜。人樂為用命。其兵法尤善用奇。野牛塘寨。自龍老四龍老馬。恃險固。其構數至中軍。土橋劫殺人。寨據山巔。壁立二十餘里。四面巖如削。前一徑通人行。穴冥幽。反盤曲。上下官軍肉薄。仰攻無不死者。凱得熟苗吳大武言。山後有路。人跡荒絕。自此上至寨可十餘里。凱陰為部署。會兼中營遊擊。日調其兵至本營。唱名已而飲酒。起距為樂。賊易之不設備。凱乃勒兵夜馳百二十里。絕黔河七十餘通。未至寨二三里而止。賊急乘險下木石。而凱軍去寨遠。不可得傷。俄而銃數響。四山烏鎗火破。齊發。塵燄漲天。守備溫如琦率兵自山後入其寨。賊倉卒反走。前後夾擊。大破之。賊多燒殺。及投崖死。塹谷皆平。獲賊首數百人。縱其餘數千人為民。寨邊墟中軍狗補寨。寨目吳老羅。至瀘溪劫人取質。凱盡中左前右四營兵。剿之。久之未發。沿途諸生苗數十寨。陰為老羅耳目。度官軍即發。非十日不至。而凱潛率師五百。別由烏巢河糯糖山。用兩日入其寨。俘老羅歸。既數日。大路諸寨苗。乃覺。皆賊怖稱天兵。明年勦卡洞寨。苗吳老卡。吳老歡。營既立。凱便衣從十騎出營。覘賊。遇賊數千人。至。于是凱去營五十里矣。乃麾其騎曰。吾眾寡不敵。若止。賊且不測。即退。是自敗也。遂據險接戰。會日暮。救至。收其兵而止。凱曰。賊度我方困。必不復往。兵法所謂攻其不備。可一鼓擒也。因急擊虜之。遷參將。署

辰州副將桑植土司某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總督福敏請改設流官

世宗命凱兼桑植副將以便宜摘印凱檄辰州協守備王肅文九谿協守備鈕正己

由九谿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聞之盡撤其衆守桑植而凱率鎮單右營參

將王進昌永順土司彭肇槐由北河至保靖獲彭御彬并其黨送長沙桑植由是遂

潰彭肇槐亦因凱請以永順歸內地併其地為永順府永順保靖龍山桑植縣凱更

為永順副將明年遷鎮單鎮總兵湖北美容土司田玘如橫惡不道結忠建等十九

土司侵應利石門縣抗命不出對質勅凱討之凱度玘如兵精而衆不附急則

死關緩則可不戰而下乃整兵壓其地馳使諭其下曰玘如重斂淫刑若役以逞其

欲慈父孝子忍死而莫之抗者豈其力不足以制一土官哉尊

天子之命吏畏國法也

皇上不忍百姓無罪將去其疾而玘如保險跳梁抗拒

王命是作賊也百年無事食其土之有以長子孫民皆王臣受國恩厚矣黨惡不義

逆命不祥且馬用養害以自滅也夫內脫其苛虐而外享忠順之名孰與助寇仇以

臨大戮乎未幾其下果縛玘如出玘如畏罪縊死遂定其地不戮一人以其地為鶴

峯州長樂忠建等十九土司亦請歸土官印以其地為施南府施恩宣恩來恩威豐

利川建始縣貴州台拱丹江紅苗亂接壤鎮守凱控扼險阻首尾援擊賊以窮蹙大兵乘之得就戡定當是時鎮兵盡出所在紅苗嘯聚謀乘虛竊發城中人洶洶凱急募兵數百人日夜四出巡徼所至變其旗幟衣服以次踐更羣苗疑募兵大集悍不敢發人心以安

天子數下書褒美賞賜甚渥

今上卽位遷湖廣提督凱由守備兩任游擊三任副將一任總兵至提督歷二十年終始不出湖廣凡破寨三改土司二十有三闕府二州一縣十有一夷夏靡服威信大著苗民終其身不復亂總督史貽直以事劾其失職凱上疏自辯且不卽受代由是革職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至高郵召見凱命仍以總兵用從幸杭州授河南河北鎮總兵會澤州水漲注丹沁河決河內武陟二縣凱督兵塞之具以事聞其後歸仁利濟二渠又決壞懷慶護城隄十餘丈而新盡不屬凱出布帛數萬裹土下卒塞之後數日巡撫鄂容安至劾其干預民事且以密旨示人遂再革職二十五年與賀

皇太后萬壽命降二等給銜卒年八十二凱執喪盡禮喜接士大夫兄謙為天津鎮總兵廉餉數千金凱傾其資償之子二甲寬甲更名文淵成進士

論曰土司自唐宋以來因亂撫定其地假其兵力遂羈縻之固非神明之後有功德于民如古諸侯封建也後世恃險與富虐害生民天討既加如出水火與夫將帥之臣假邊事以要功者異矣遭時承平

天子神武奉國威靈竭其智勇所向成功而凱說禮樂而敷詩書有古名將風然剛烈而不能下人卒以不振云

湖北按察使馮君碑銘

君諱廷丞字均弼其先畢公高之後食采馮城因而命氏世遠失其譜系明成化中壽光馮盛以軍隸振武衛遂家代州五傳至明期領鄉薦其族始顯皇朝曰如京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子曰雲驥禮科給事中為君高祖曰壘南甯府同知為君曾祖曰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為君祖曰祁翰林院編修為君父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為北方所重君既冠舉於鄉乾隆二十一年由蔭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見上望其舉止喜曰是舊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自以有祿於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官閒少事因得肆力於學與大興朱學士筠及其弟侍郎珪嘉定錢少詹事大昕青浦王按察使昶欽程編修晉芳桐鄉汪舍人孟錫

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溫藉有根柢。是時諸人皆卑官。其後仕宦或顯或不顯。天下稱名德焉。君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禹貢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黼丹黃。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州本裕倉。有善政。既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丞。故事大理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諸司皆怒。而大學劉文正兼刑部尚書。獨心善焉。未幾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既謁文正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其後君由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問君在刑部治狀。君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為法。出為浙江分巡甯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為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于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而君被服如儒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裝。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檇城三

千七百七。以為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饋道。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歎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支香銀二萬。吏之子為諸生。其年當選拔。吏請無受。直而貢。其子卒不許。遷江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西當江湖嶺嶠之濤。地險而民瘼。是以多盜。君廣設鉤。距得其主名。將竟其事。會王錫侯字貫。獄起。君坐失察革職。發軍臺。效力贖罪。尋準君捐贖。發江南以同知用。四十五年。

上南巡。駐蹕宿遷。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為總督者。謂君不習為吏。接遇甚簡。既論贖。盡毀其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慎。善憂。及茲。宰落。生意遂盡。諸道凡缺七官。輒為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賈人貴家。咸見逼迫。及其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奮之。終不以其守益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未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英。勇公以閩河至。見君深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刻期而竣。比還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整飭江南鹽務。分巡江甯道。踰月。遷湖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荆門州知州。某為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撫定其眾。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施南民以爭地。

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為瘴氣所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既歸。猶冒暑。聽斷不少止。踰秋。浸劇。請解官治疾。甫報允而卒。是為乾隆五十年十一月乙丑。春秋五十有七。貧不能具含斂。妻子歸無所居。寄食京師。士大夫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君長於撫御。短於應變。故於同官多不相中。而恆得民心。嘗慕古事。臣守節死義。昌言天下。事遇激發。引為己任。久宦京朝。隨牒平遷。未有言責。其後五官司道。上不能專制。下不能親其民。清勤其力。無所表樹。經世之學。體國之忠。生不竟其施。沒不傳於後世。其可哀也已。君取翰林院侍讀學士錢塘周玉章女。誥封淑人。子咸。候補八品小京官。女適翰林院編修臨汾曹錫齡。咸以君卒之次年十一月乙丑葬。君於代州之煙望村禮也。中自体有道。連一星終。愧以下材。遇賞君子。始則窮鳥投懷。嘗蒙忘分與年。流言不信。既而繆繆從公。共涉夷險。凡所披陳。無不意盡。嘗恐朝露有期。將使老母弱女。累君高義。而一辭祖道。遽至撫棺。遂以衰疾餘生。哀述舊德。天道人事。其何可量。銘曰。

邈矣公高。光我文昭。畢分晉國。馮坐秦朝。上黨東陽。其延十世。良德和龍。亦雄四裔。代州之顯。當明末造。縣祀二百。自他有耀。君生而貴。亦與憂俱。保世守官。尺寸不踰。高柴用刑。別人感惠。及孺閉閣。淮陽稱治。君雖習吏。澤不及民。威德在抱。萬物知春。

在邦在家。日有蓋簋。何以飭之。臣心如冰。朝酌夜歌。彼維何人。乃速高位。以康其身。此焉小心。履冰集木。絳箒尺書。蒼黃詔獄。鈞金孔棘。焚心汗顏。隕我國寶。傷哉百鍊。牽復有時。交權莫訴。如彼敬通。坎坷末路。目營四海。受縶朱紱。金玉滿堂。泊如無物。一材一藝。百年千里。聞名嚮風。載矜載喜。生館死殯。其歸如林。外無德色。內無勅心。戚戚兄弟。莫遠具通。女憂女歎。如余在體。窮年奔命。一肉不完。人賴舉火。君死勤官。年裁中壽。家亦屢空。完然白璧。君子之躬。百世有師。清風不墜。我無愧辭。人惟墮淚。

梁孝王論

關太和

梁孝王武之請為帝嗣不得而敢使人殺天子之議臣哀盡等十餘人可謂橫矣而其罪則不至于誅橫者皆可不誅乎曰他人則誅之在弟則貶爵削地可也逆則亦必誅矣周公之於管叔是也蔡霍從逆則蔡之降之罪亦不與管叔均孝王之橫其罪尚不比于從逆而可誅之乎田叔之對帝曰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伏法而太后不食不寢憂在陛下斯言過矣夫王橫也非叛也叛者固必始于橫而橫者尚未至於叛聖人不窮人于未至之罪况其母弟乎况王之橫太后庇之實帝啟之封之四十餘城可也出入同車輦不可也賜金錢百巨萬可也賜天子旌旂不可也且其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之王傳王非帝本心不過溫語慰籍一時且欲借以歡太后耳帝不先妄為此語梁王必不敢以為請太后必不得以為詭即令太后本有此意必令帝傳王而帝曰非薄弟而厚子也慮異日大臣異議子孫生心反以生亂而階禍且致後人並議上累太后太后何說之辭惟景帝不明于事母愛弟之道而妄為之言太后是以除寶嬰之籍而得為之說梁王是以恃太后之愛而陰行其刺而王之橫極矣豈非帝有以啟之哉觀帝令按捕行刺人時聞韓安國之言即出羊勝公孫說殺之畏帝有怨望之心而使人說后兄王信以求解後即上書請朝負斧伏闕則

王之驕橫。非由性成。而其漸有自可知。已假使景帝之封梁王也。為之擇賢者。傳相之。歲時朝。晏戒以吳楚之亡。故曰勿犯驕恣。無干禮法。無私養客。無聽邪慝。敬慎爾德。世守厥國。梁王之橫。固無自而生。太后雖愛憐少子。亦何至食寢欲廢也哉。是故人主之愛弟。有方。而事親有道。

鳳樓洞記

王子音

興國州西百里而遙有鳳樓洞於陽辛最近壬寅秋九余止陽辛會雨不得遊余行徐子雪艇作詩寄之傷不遇又為洞惜及今五年徐子訪余循陵為作圖以告曰洞凡五門第五門峻巖錯列遊者側身乃入空其中有簾倒懸巖際月溶溶然照簾如斗大屏伏簾外昂首望象立屏前寶蓋幢幡如導從第一門入至是右折而出與普陀巖會普陀巖者一峯峭拔在第二門巖下睡佛甚類鄉人供大士於此有穴平其底曰仙人床又小穴三類星大穴一類月白鶴盤舞床上月下有霞垂其翼為丹鳳此在第一門有枕肱屈足卧者曰如來色類古銅有石鼓撾之鏗然有蜂房雪壓之此在第四門其高與一門竝有曰擎天柱曰仙人掌曰海門則在第五門也第一門高五丈有奇其廣頗不及第三門第三門有左右龕袤廣六七丈高二丈左位諸天神右位羅漢有山分二面其一為雪其一為雨有窻可容釜側一石如跌坐相傳李邕鍊丹處有鸚鵡臺下靈芝蔚若有田百畝騰縱橫涓涓水流伏入始得及初從第一門拾級下復拾級登第四門回顧二三門次第如思堂階自是再入隱隱龍飛魚化風水激波濤令人駭怖不敢前所謂海門是也其他如猿如白鷺如果如梅如織者殆不可數竊歎茲洞為楚勝第一處僻在偏隅不得邀賢士大夫足跡文章懷

抱所有而名不著。先生力足以出之，而止於陽辛，而阻於雨造物者將無淺之故。秘之耶。余始不遇先生，今飽所欲以去，然則余與洞其幸不幸，願何如也。然余終欲待先生休暇，以光山靈。先生得無意乎。余曰諾。遂本之以作記。時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上巳，記於清風園之盥香樓。

廬州府知府張實園先生傳

先生姓張，諱華甫，字松浴，號實園，江西武甯人。乾隆戊子，以選貢舉於鄉。辛卯成進士，由刑部主事，游應員外郎，郎中。丁未，出知安徽廬州府事。起家單寒，事畜仗心力，勞苦飢凍，拂抑若固有者。讀書客授子竊，先後山居四十四年。官京師十一年，守廬州二年。居易俟命，和而不同，善用己長，彌縫人短。然是非黑白，胸中鐵立，不可奪。校核介節，窮且益堅。年五十七卒於里第。至不能舉，喪所有以貽其後人者，惟文章政事而已矣。府屬無為州，毗連廬巢和含，賦甲通省。南當江水北注，受禍最烈。明初壩為江吞，嗣縮二壩至六壩，以讓之。屢興屢廢。乾隆丁未，於舊河險要處，別開新河，由沈家塘方家橋支流，以殺其勢，增七壩於舊河之北，增八壩於新河之南。明年春，委先生履勘，條陳六壩外敵大江，內偪大河，宜急培高厚，俾舊壩輔車相依。南北新壩皆可恃為保固。上官韙之，於是割太陽洲蘆稅為歲修，易曰損上益下，民忘其勞。先

生有馬某汪氏守子九年。夫兄利產逼嫁。且誣以私案懸久矣。先生至。立雪之。無為。閩州稱快。被遣健訟員生李某。不獨為合肥除害也。縣西八十里鋪。劫商者壽州盜也。非革役張標也。張標棄其妻而踞李某之妻。克徒也。又賭匪也。非盜也。當合肥劉令微行緝紮。張標糾黨六人拒捕。李某証之。鄰婦証之。其妻又証之。令故能惟恐不實。詳請遵員會訊。畫供如一。先生以贓數不符。難成信讞。陰察鄉評。又餌其八歲女。供吐前狀。仍檄劉令捕得真盜七人。而張標七人者。自此脫桎梏。為良民矣。初總辦秋審七年。多所平反。廣東台令杖斃奸民。其子叩闕。

上怒。令罪且不測。下刑部發先生審勘。核案檢屍。口有杖傷。非致命處。知縣革職外。無餘罪。辛丑。正陽門城樓災。九門提督大學士英公總部務。將起火之家。擬發烟瘴。時先生承辦。以為事出無心。坐杖足矣。奏入。均蒙 俞允。充律例館纂修官。著有大清律注條例則例。道里表分輯。守廬州有故事編。山居有寶園文。課士錄。生乾隆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以癸丑三月二十日卒。配朱恭人。子三。富業進士。富學諸生。富霖先生。既卒之十四年。子音營田霸州。富業遠知湖南臨湘縣事。屆行屬作傳。乃成之。王子音曰。往者壬子。予權提舉白鹽井。先生書舉。其畧曰。守廬未及兩載。以遲報教。授會試漏卷。罷職家居。去年十二月間。聖駕西巡。匍匐赴晉。恭迎道左。不獲仰邀。

天春。飽繫都中。進退維谷。回憶東髮讀書數十年來。以不足輕重之得失奔走營。遂其心事。幾不堪對余影。而卒之為人為己。迄無所成。轉不如耕田識字。猶足以給衣食而教子孫。今忽忽老矣。倦飛而始知還。其知己晚。况乎其尚不知還也。七宣其何以教之。嗚呼。此先生之自道也。可以概先生矣。

明南贛兵備副使張先生墓表

有明江西南贛兵備副使雲南平彝張廷璧先生謝世三百有餘年。嘉慶丙辰。子音來宰斯土。有事鄉賢祠。知先生其人。既閱縣志。益知先生為政務大體。所至有聲。其官南贛時保障之功。到今不朽。孟思展拜墓前。訪求子姓。冀得請誌銘與所詔著述。俾悉先生生平之盡。時余兼知南甯。二年平南龍神苗。連歲經畫善後事宜。總渠今五年矣。庚申人以其子姓諸生。懷璧仁厚等。肅衣冠環跪呈請。為先生修墓。乞余文以表之。其言曰。祖諱璵。字廷璧。由平彝衛學生。成化元年乙酉舉於鄉。五年己丑成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中。四川重慶府知府。江西南贛兵備副使。以老疾告歸。卒葬營岡麒麟山。歲久碑剝落。生卒歲月不詳。兵燹之餘。一二著述。又散亡無存。所可知者。始祖儼。一名俊。浙江麗水縣人。永樂間授平彝衛左所千戶。儼故子榮。榮生二子。伯璘。榮父爵璘子義。宏治十五年。陞指揮僉事。歷數世而止。季即祖也。懷璧等

歲時奉俎豆隴上。中心忉忉。積思有以修復之。自分微闕。又無賢士大夫能文章者。從而齒盼之。蓋聽其荒涼有年。侯賢父母也。下車以來。以闕發幽潛為己任。懷璧等思存祖於將來。厥在今日。伏維執筆。余曰諾。按邑乘人物志。先生以進士起家。由中厯外。有守有為。初試刑曹。連報最。轉郎中。出守重慶。遇事迎刃而解。蜀中頌為神明。丁外艱。復起如前官。卓薦記名。宏治初。閩粵彝糾黨劫掠。蔓延江西邊郵。南贛不保。三江殆岌岌矣。大府入告。特擢先生為南贛兵備副使。既至。緝城池。簡士卒。修器械。儲糗糧。建七縣城堡。設險禽捕。盡得其黨。與誅之。寇遂平。偶與當事論不合。拂衣竟行。於是盜復起。江西巡撫鄧廷瓚疏奏南贛不可一日無瓚。特詔留之。先生加築南康縣城新學校。盜聞風解散。尋歸囊橐蕭然。縣志所記蓋如此。子音。江西人也。去先生官南贛時已遠。倘不來寧平。再披尋縣志。幾不知先生為吾鄉保障者。厥功偉矣。因懷璧等之請。義不容辭。故特為表之。曰。當有明中葉。老成凋謝。新進喜事之人出。天下洶洶。覆餗堪虞。先生從貧賤讀書來。盤根錯節。所至興利除害。立教百廢具興。而又潔己愛民。不阿權貴。視漢循良何如。子音久膺衝疲。當丁巳南籠狎苗之變。專防剿轉輸。招撫期年。而始歲事。嗣安流亡。清田賦。均力役。興鹽困。興平成書院。亦祇盡職分所當為。與心力所得。起自慚不德。惟知撫民以寬。而莠苗未除。有妨嘉穗。視

國朝文匯

卷四十四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先生平閩粵彝寇又何如於戲賢哉南贛鄉人。世享太平。見城堡如見先生矣。嘉慶五年庚申伯春甲子日表。

金川崇化屯新建慰忠祠碑

姚令儀

惟 皇朝威德丕遠。四夷賓服。金川地近西蜀。雍正間命為安撫司。恃險怙亂。屢煩我兵。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相繼叛逆。

高宗純皇帝命將出師。赴蜀討賊。大軍西出汶川。攻克資哩。三十八年。攻昔嶺軍次木果木營。卒不戒為賊所乘。將軍以下文武吏逮於弁卒三千餘人。率身徇焉。事聞天子震悼。贈恤有差。卒命大臣犁其地。諸臣死戰之志可無惜矣。木果木地今既闢為新疆。介處荒僻。人迹絕至。血膏於原。骨雜沙磧。烏鳶蔽天。人畜踐藉。天雨陰晦。行道酸愴。余觀察成綿時。州同知王君登塤。屯崇化。嘗檄其故瘞之。聚為冢。繼譚君光祜以通判復權總理屯政。余已晉官布政使。因念 聖朝獎忠之典。大臣道民之心。而重思先王之所以祀夫勤事死者。爰用廉俸。屬於同知官廨之右。建祠三楹。春秋祭祀。顏曰慰忠。仍成都舊祠名也。夫國家無事。大臣宣德百職。事奔走內外而已。疆邑告警。鋒鏑是親。不濟則死。固臣職也。然以其地遠隔中原。數千里山川氣候朝夕無常。子孫祭饗。歲時不達。霜露既降。其必有悽惻傷心。椎泣飲涕者矣。然則肅拜以致其誠。宮宇以妥其靈。神有憑依。歲罔怨恫。必能捍邊保黎。以與 聖清永永無極。銘曰。

國朝文匯

卷四十四

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夷性險狡。紀綱日傾。既虐我民。又攻我兵。

天子震怒。上卿是征。旌旗肅肅。雷擊風行。鯨鯢日戮。往俘於京。山谷險阻。毀我干城。身隕名立。德業以成。凡百君子。雖死猶生。再驅荒穢。王土維富。廟宇其崇。黍稷其馨。來享來格。保佑維宏。

言公

章學誠

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要在試功。而庸以車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靜言庸遠。其言必有當矣。帝堯屏斥而不用。則所貴不在言辭也。堯語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荀子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說者以為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為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之文。豈止載堯舜之功績。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為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易有大傳。夫子之言也。然用古人成說。而未嘗有所識別焉。元善之訓。先誦於穆姜是也。誦易之言。而不標為

易恒三之辭證義於巫醫是也。不恃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美齋未嘗言出

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孟子引論語記

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嘗據古書出孔子前

多有所本古書或有他此不盡可憑安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偽之參

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畧互託之旨也。夫六藝為文字之權輿

論語為聖賢之會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

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

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所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

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管氏弟子之職。孔叢子爾雅之篇是也。記其言行而非其

身所論述者。管氏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子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人之

篇。蘇氏謂其偽託。非偽託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為墨者之

言。非以晏子為墨。謂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

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客而為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

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為諱。如後人之掩人之長以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

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以一律。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能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智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固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借為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遺者。責其載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為割裂而無當。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全襲遺書。以為盜襲而無恥。此則全不通乎史學之論也。遺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為憑虛亡是之作乎。必謂左國而下。遺所自擬。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遺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遺史。豈將為經生之法科。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為固之自擬。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遺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為翻空。揚馬詞賦。尤空而無

實者也。馬班不為文苑傳。籍是以存風流文采。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序事為徵實。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者知其義。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分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文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鳥鵲黑白之不相混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為假設問。奮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行帛。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有書。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於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記。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為師

門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文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存。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為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為笑貌。無病而故為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破之私意。編撮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

所據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日進於道哉。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行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費直之易雖亡而鄭王之學出費氏。今王易具存而費氏之易未亡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遺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出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漢書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托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存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人之書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為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各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

而遂顯雖為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入於有心之聽遂與經訓同垂孺子濯足之歌移其誠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謗證其說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勤而後人情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也。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必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已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竝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君子惡人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若遷史之於古文尚書說文之於韓嬰詩傳則其無可如何而賴有是之僅存耳。然遷史未嘗不參以今文而說文未嘗不參齊魯之說焉。是又在乎專門絕學辨析微茫心領神會。

所以貴乎知言之士也。

章格庵遺書目錄序

先格庵所著書初名類通樓遺集。先生曾孫景侯出其藏藁頗多刪略。族子訥校讐先生遺文。而以刪逸者別為一編。今就二本刪除重複得奏疏七十有九。論著一十有八。記傳九。詩賦四十有一。凡一百四十有七篇。定著四卷。別為目錄一篇。授族孫文欽覆審訛誤。又以文集之名起於後世。而樓亭軒館名其集。則宋元以後文人所為不能得立言旨趣。及校讎流別之義。故直題為章格庵遺書。叙曰。宇宙有傳人而後有傳文。文有流別。人有題品。就其流別題品之所至。而參伍異同。辨別歸趨。而達於大道。此古今之通義也。顧天下有人著而文不彰。或文傳而行不掩。二者皆託不朽於當世。則人之與文。不終有異與。要其卓然不可磨滅者。推之古先聖王。教澤所遺而有合。則行固尚矣。而文之足以傳者。必其中有獨得而非規撫工拙品藻翰墨一切牽率以為文者之所得。冀也。先生生有明末季。出劉先生宗周之門。粹然為世醇儒。觀其對策及選擇將帥諸議。慨然思以所學經緯天下。而明丁尼運公是日非先生立朝。卒與椎鑿犴狴。再起再蹶。生平所負。僅以風節振竦一時。何其窮也。迨至天步既改。東南小朝廷。竊據朝夕。先生所遇。益以不合。至於褫餼空山。披緇行遊。追維

乾清召對之記公心典學諸疏凡所謂託諸空言皆如隔世嗚呼可謂不幸也已自古鼎革之際人才挺生然而文采詞章或多隱躍未顯若淵明詠史之詩景羽西臺之記詞旨悱惻哀怨動人其有新朝忌諱史氏深文則是非混淆後人無由審定惟先生正色立朝昌言碩議磊落光明悉本生平學術而行逃以後言不及於世事文不著於篇籍昔人讀尚書至蕞黎微子諸篇以為諸臣但能咎商之亡不能詆周之興乃為周德之至豈不信歟先生大節及其生平行事著於明史與黃氏宗義邵氏廷采所為傳狀茲不具論論其文之有裨於當世而不可磨滅者揭之簡端庶見淵源之有自

邵與桐別傳

餘姚邵氏既歿名流多為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促責余為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散緒庶幾微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略俾兒子胎選書之胎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義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南宋以來浙東儒哲

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彙著於浙東史館。取為表據。其間文獻之微。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各有中原者。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米。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表。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即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二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賜第龍歸。會四庫館開。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甯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窺。然亦以是累。志廣粹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荒久矣。雅疏尤無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度幾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中祕。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手。君出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按皆無真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

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歎之嗜。殆有天授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書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卽王伯厚氏之所為考逸揆遺。是其研索之苦。鑿績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瓊。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能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判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其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嘗據宋氏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為學者言之。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為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日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間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具成者。一旦散失。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為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公旋薨於

軍其家所刻續鑑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忘者。然豈不重可惜哉。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余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強半以君為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遊。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臥病京旅。君載余其家。延醫治之。余沈困中。輒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倦。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為之。略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為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余方略。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為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驚博而失專家之體也。余因請君立一言示旨。君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月。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草豆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為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

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徐漢官學士傳

徐公諱復儀字漢官。出上虞徐氏。幼穎異。其宗人禮部主事觀復。早挂冠歸隱。居於太平山。遂宗之俊穎而造就之。尤賞識公。嘗謂公曰。子學問氣節。不讓古人。但數乖爾。太平山深氣寒。多積雪。雪深丈餘。瀟漫亘數十里。五水夏始解。寒芒射目。不可通視。公心契之。自號雪澤。敏於為文。或與人對奕。振筆而書。輒有奇氣。弱冠為生員。崇禎十五年壬午。舉鄉試。癸未成進士。值祖母陸太宜人卒。疾馳歸。明年聞國變。公投袂起曰。君父仇不共戴天。卽北行。會福王監國南京。因匍匐上疏。言大耻未雪。逆賊未擒。梓宮未還。國殤未恤。太子二王未復。宜義戰。毋利戰。宜力戰。毋舌戰。宜公戰。毋私戰。時朝士攻訐成習。而奸輔馬士英。方嚮官爵。報私恩怨。總兵高傑。黃得功。又構兵淮揚。故痛言之。不報。授刑部主事。尋陞本部員外郎。乙酉。推公主考雲南。就道未數日。而南都亡。時所在阻視雲南。副主考與貴州主考無行者。或勸阻公。公曰。在國殉君。奉使則殉君命。此大義也。且邊徼人心。未知虛實。必生觀望。吾姑以文教羈縻之。使有所繫而不散。度幾或有興者。其庸有冀乎。崎嶇至雲南。與巡撫司道言之。俱北嚮矣。公因勸以勤王。不能用也。然人心洶洶。城門盡閉。公告大吏。宜鎮靜。毋遽張皇。

較試榜揭如治朝。民間賴以稍輯。還過貴州。撫按請公主貴州試。公不可。巡按遂自
試之。故是時明無主而雲南貴州取士如常制也。會唐王稱尊號。公趨詣復命。改翰林
學士。公辭曰。翰林學士所以潤色太平。此乾坤何等時。臣不能馳驅效命。猥賜追陪
清宴。臣死無以塞責。時政由鄭氏。公內不能平。乃棄官去。抵浙。聞閣臣黃道周被執。心
益痛。為詩哭之。未幾福建敗。唐王被執。又未幾西陵軍不戰而潰。魯王航海。公撫歷
慟哭曰。無能為也。遂歸拜父母牀下。泣曰。兒欠一死耳。兒不肖。願大人自愛。無以兒
為念。遽辭去。不知所往。或登崩崖。躍墮地。或夜卧林麓。虎豹來觸之不動。幽篁雪窖
間。樵芻或時見之。輒避匿不語。公未有子。或諷以父老宜為後嗣。計不畜。繼室黃妾
范先後以憂死。不願所愛女天殤。不哭亦不問也。如是數年。人無能蹤跡者。會天忽
大風雨。晝晦。公暴卒於山麓。死狀人無見者。或曰。兵四合。家人散去。公歌米飯之詩
是夕野死。翌日父往視之。目其張哭曰。兒死不負國矣。無以我為念。乃瞑。附葬於參政
公之兆。公死無後。乾隆七年。族生員自倣。建三忠祠。祀七世。聘君文彪。九世少卿學
詩及公而三。先是同府諸生傅列。張等。附公於府之七賢祠。因為文以祭曰。維年月
日。後學諸暨貢生傅列。張。山陰廩生張宗城。會稽生員陸曾。亦率八縣諸生。奉明翰
林學士前刑部廣西清吏司員外郎上虞徐公神位。附祀於忠端劉先生諸先賢之

祠而進其說曰忠義之於國家猶人身之有元氣尼父則曰殺身成仁子與則曰舍
生取義世儒釋之則曰總成一是一而已嗚呼乙酉之變王師渡江金陵瓦解列城
趣降孤臣銜命萬里荒崎岷危難險阻備嘗流離顛沛之中不敢委君命於草莽
繫人心於一綫羅甲乙而揭榜報簡書以無愧辭學士之清班知時事之難為遠聞
道以趨還進謝高堂白髮之悲退深故國黍離之痛指黃泉以為期仰蒼天而長慨
可以不死而克死先生之仁成矣先生之義取矣先生之死且不朽矣而某等誼切
鄉閭慕矜山斗老親如昔皤然黃耆春秋霜露承祧無後魂兮歸來能無恫乎時之
不偶嗚呼先生自以致身通顯國恩難忘龍勝比潔伯夷爭光與汗顏以生孰若潔
身以亡子忠父教理順心康此則先生所以獨求其是成仁取義而處變如常者也
某等會謀合議以為如先生者允宜俎豆於念臺諸夫子之堂庶幾同德比義合享
馨香載財載酌彷彿來享

朱先生墓誌銘

乾隆四十六年夏六月戊戌大興朱先生終于日南坊之里第門人會稽章學誠于
時遠遊畿南聞赴為位而哭心喪之中思撰先生遺事稱其遺稿未有端緒明年春
三月孤錫白等卜葬先生于宛平二老莊之原俾學誠為之誌銘誌曰

清興百四十年。昌運既開。人文蔚起。極其能事。無論兩漢三唐。顧風會所趨。祈嚮斯別。偏崎真偽。錯出互峙。名蕩氣騰。伊昔為然。先生生雍正七年。自幼以長。國家適當。棄業重。感廊廟制作。軒揚天地。而山林枯槁之士。瀟靈疏性。與夫世傳舊法。專門名家。數十年來。莫不彙萃都下。于是始稱極盛。先生世家京師。高挹俯瞻。富有日新。發為文章。成其家言。以謂有意為工。規矩法古。與夫動心與。希名後世。學人有一于斯。縱極精能。根柢已淺。何敢立言。以故有所述作。心謁乎理。手讀于心。如不得已。凜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為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約春試秋。纖鏤鉅拓。陶冶萬象。不為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宋歐陽氏以來。未有能媲者也。先生于學。無所不窺。取給為大成。得大旨。不名流別。聽自專家。至于文字訓詁。象數名物。經傳義旨。並主漢人之學。以謂與作聰明。爾為墨守。惟文章經世。聞見狹陋。不足成家。精專又不可以旁涉。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守先待後。不過如是。然一時絕學孤詣。進退古人。自名家學。其間甘苦。疾徐。無能共喻。進見先生。皆能燦然。有以相發。蓋先生得天者。全力所未至。不用人事。安。驟得大意。誇多。名守陋。自是之彼。或從非。且識之于先生。無損益也。先生者。齊苑。早自三十年。詩天下。聞先生名。以為慕學。考德。及既見。山真。然自忘。宏獎。士類。後生小子。一藝之長。或未及。然者。

假借稱譽。過于所試。雖得法許之。謂不自屑也。前後從遊。凡數百人。因材施教。拓越畦畝。風旋霆迴。勾仲胡折。比于樹藝。無論拱把。以至百圍。咸達其性。無有天閼。其間蘭茝葳蕤。自為春秋。雨露施行。不自為費。尤急人危難。緩急之告。輒若身受。宛轉崎嶇。務為盡心。門下之士。或有背而馳者。猝遇險巖。復求拯援。先生一皆應之。如無聞。見天性恬退。感惕利疚。不翳於心。厯官安徽福建學政。輅車所至。遇邱壑佳勝。慨然有終老意。自云聲華富貴。視之泊如。所不自解免者情耳。文章山水詩酒。賓客縱意。所如欣慨奇法。世士莫能測也。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學者稱為筍河先生。其先浙江蕭山人。曾祖諱必名。始家京師。祖諱登俊。中書科中書舍人。父諱文炳。陝西藍屋知縣。三世俱以先生弟珪貴。贈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伯允堂。大荔縣丞。仲允垣。乾隆辛未進士。山東長清知縣。弟珪。乾隆戊辰進士。翰林侍讀學士。提督福建學政。先生以乾隆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厯翰林編修。右贊善。日講起居注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務。提督安徽學政。吏議降級。再授翰林編修。提督福建學政。秩滿。還翰林。充乾隆辛巳會試。戊子順天鄉試。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庚寅福建鄉試主考官。方略三通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官。終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夏六月。距生雍正七年己酉夏六月。春秋五十有三。配淑人王氏。奉天府經歷加道銜寶坻王詢。

女。男子二人。長錫。次錫庚。俱府學生。女子子五人。故候選布政使經歷陽湖龔怡。內閣中書舍人通判魏紹源。國子監生天津徐焯。府學生大興翁樹端。其壻也。幼者未字。孫男子二人。淳湘。孫女子一人。先生考友。式于家庭。年弱冠。偕仲允季弟。先後並舉魏科。又與季弟同官翰林。文望著于一時。名徹。九重四方學者。仰如威。麟儀鳳。昆仲間。以道義文學相師友。愉愉如也。長清公晚歲齋居。玩浮屠說。學士公退之暇。輒喜道引吐納。以為課。效學誠嘗謂先生仲氏近佛。季氏近神仙。家言先生其折中于儒學者乎。先生莞爾笑曰。學自不可已耳。強立儒名。我其苟耶。銘曰。惟學與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江河日下。趨益甚。誰其砥柱。立千仞。先生翔鳳。辟鷹隼。聲色不示。惟靜鎮。先強後出。五角奮。暇觀袖手。惟一哂。海涵川匯。畜後進。不。忍蚊虻。別蚯蚓。樹人樹木。勤培菴。元氣盎然。迴痼疾。川鍾嶽孕。理不齋。其來有自。去。何。迅。造化精靈。如欲各。誰當擡首。為天問。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五

張誠字希和號熙和浙江平湖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有製山小園詩文集

岱遊記上

岱遊記下

遊凌雲山記

胡元暉字乾九安徽涇縣人諸生

廟道篇

大人篇

徐侃字又陶安徽來安人乾隆丁酉拔貢有規亭文集

書吉翰杜驥傳後

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送鍾勵齋邑侯還粵東序

遊李氏松園記

榆柳書屋後記

七 七 六 五 五 三 三 二 一 一

韓理堂先生傳

七

管世銘

字絨若江蘇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御史有韞山堂文集

鶴半巢詩集序

九

助順永甯侯廟碑記

十

張九鐔

字蒼湖一字竹南湖南湘潭人乾隆戊戌進士官編修有笠雅堂集

夾谷論

十二

書中說後

十二

自序

十三

先儒文略序例

十四

黃之紀

字星履江蘇江甯人監生

荀息傳美齊議上

十七

荀息傳美齊議下

十七

公孫宏議族郭解論

十七

祖之望

號勉齋福建浦城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請明徐在川先生代嚴文靖訥請銷南漕疏草書後

十九

修浦城縣學記

十九

江濟源 字岷兩安徽懷甯人乾隆戊戌進士官臨安府知府有介亭文集

言戒

二十一

儉說

二十一

四維問對

二十一

戴祖啟 字敬咸江蘇上元人乾隆戊戌進士臨安府知府有師華山房集

陝甘資政錄諸山總序

二十三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二十四

王母丁貞女傳

二十五

呂潤蕃 字孝行隴楚巖山東文登人有續燕堂集

雜說

二十七

重修瀛州書院記

二十七

張誥 字士周號紹洲浙江平湖人監士有紹洲詩鈔

紹洲山莊記

二十九

國朝文匯乙集卷四十五

岱遊記上

張誠

辛丑七月。余自薊門南還。道出泰安郡。癸亥宿城南。過雨。其日甲子。兩霽。戴星而起。謁岱廟。出仰聖門。比及白龍泉。東方明矣。爰升天階。踏萬仙樓。對日。光矍矍射紅門宮外。未幾。經水簾洞。漸聞水聲潺潺。微折而東而北。至歇馬崖。崖下溪橋。屈曲。懸十餘盤。上壺天閣。踰迴馬嶺。而後乃得達小天門。小天門者。山程之半途也。少間。風颯颯然。吹衣。驟若深秋。且如欲雨狀。仰瞻山之巔。則白雲如飛。綵綵橫掠亂樹石。不可辨。而山下之晴光如故也。復行三四里。俄聞泉聲駭。是為飛瀑岩。岩頂水淙淙。下傾如千仞。練石翻翻若積雪。其峻壁大書曰。至此始奇。乃窮秦島。越御帳岩。覽飛來石。雲氣油油。籠襟袖。向之仰瞻者。至是漸身入其中。因徘徊撫五大夫松。松偃蓋亭亭。其始皇遺封耶。既而進對松山。絕巖峻嶒。長松幽秀。白雲往來。若斷若連。又數武。忽風捲煙飛。回望朝陽洞。連漫一氣。山雨聲漸澗。徑微滑。與夫悚懼。息岩下。適聞鶴鶴長鳴。翱翔雲表。其聲清以哀。頃之兩止。日光見。則已過午矣。遂乃登龍門。攀天梯。經神仙坊。豁然開朗。兩峯岩岩對峙。已達南天門。余乃降輿步行。謁碧霞元君祠。祠有道人袁龍隱者。導余往觀唐元宗磨崖碑。碑下為桃花洞。道人指語余曰。此

碧霞元君修道處也。歷堦升。上山之絕頂。訪古登封臺。慨然憑弔七十二君。輦道復繞丈人峰而東。陟孔子崖。蕭衣冠。瞻孔子廟。高山仰止。依邇不能去。道人於是拾松柴煮山泉。掃竹榻。留余宿雲中。待明日五更。同登日觀峯。

岱遊記下

約定余乃於無字碑前。為文以紀勝。俄驚雷震崖谷。羣山皆響。雨滂沱而下。悚然者久之。薄暮宿山房。雲縷縷生。緯繞入戶牖。萬籟刁刁。高臥半天中。甫四更醒。促道人起。時方二十五日。月初升。秋河耿耿。來月光下。履巉石。層累以上。高據日觀峰亭。四望無際。天風莽盪吹人。道人衣薄不勝寒。遂辭去。余則服重裘。兀坐長吟。半子四愁詩首章。無何。月漸午。朦朧衆宿間。觸石皆雲。卷舒蕩漾。或聚或散。濃淡相錯。紛紜變化於亭下。頃刻萬狀。忽焉飛騰上升。天矯遍長空。星月交晦。俯仰左右。杳杳冥冥。熟視無所覩。凝心傾耳。則微聞山下雞鳴數聲。想海東正日始出時。而空濛曖曖中。不覺漸啟。已嚮晨矣。於是自亭阜而降。往別道人。道人曰。公不遠千里來。中夜以興。未覩日出之奇。得毋有不釋然者乎。盍更留一宿以俟。余曰不然。日觀峯之觀日出。常也。人或覩或不覩。適也。吾登山僅一晝夜。而山中晦明雷雨風雲變化迭出之態。怪怪怪。怪奇奇。神妙不可測。皆造化莫大之文章。而世所罕覩者。吾得領其全焉。若然。則山

靈之既我已多。我又安敢求多耶。且安知山靈之意。不留一未盡者。以俟我異日重遊耶。道人莞爾笑。余乃長揖而別。撥宿霧。尋舊徑。未半里而雲歸洞壑。遂一一重覽。昨遊之勝。既下山。復往岱廟中。訪漢柏唐槐。而暮鐘徐動矣。

遊凌雲山記

昔人有言。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州之勝曰凌雲寺。寺南山又其勝也。余於丙午秋仲。至成都。適同年友永甯令祝君萬年。將自省回邑。道出漢嘉。遂訂同遊。甲寅朝發。越三日丙辰。晚泊郡城下。陰雲昏黑。江濤澎湃之聲。竟夜不絕。翌日午。霽。策杖登山。遠邁百餘武。見摩崖書曰。東坡載酒時遊處。為蒲坡公詩。竝立者久之。山故有九峯。曰集鳳。曰棲鸞。曰靈寶。曰就日。曰丹霞。曰祝融。曰擁翠。曰望雲。曰克說。故亦名九頂山。遊人向莫能辨。乾隆丙申夏。余外舅錫山顧學泉先生。以蜀集乞假養病山中。大書某峯某峯。鎬崖壁上。今則歷歷可指數也。自集鳳峯微轉而西。又數十武。始及寺門。寺僧出迎。延至大佛巖。佛高三百六十丈。足踏亂流。鎮三江之口。始嘉人苦江水為患。唐開元中。釋氏海通者。鑿山作佛。以緩其勢。有吏人索金。海通刺目為誓。積十九年而功成。水患以息。節度韋南康建佛閣七層。明季燬於亂。今徒存大佛而已。既乃入寺小憩。觀殿前古鐘。復從寺後折而右。訪宋吳松治易洞。洞廣如

夏屋與望雲祝融丹霞三峯相望。明袁子讓刻卦序卦位等五圖於中。今猶無恙。復轉而左。有小澗。上跨石梁。是為坡公洗墨池。池上樓為坡公祠。蜀人設饗泉先生。生位以配。則先生之遺愛在蜀者深也。池之前曰清音閣。即坡公清音亭故址。今建為閣。升高以望。遙見岷江北來。濠水西來。沫水自西南微外來。驚波駭浪。奔赴山麓。其前則郡城萬家。鱗比栉次。其左則烏尤馬鞍二山。若迴翔飛舞而拱向。遠挹三峯。近俯高堂。雲嵐萬狀。浩淼無涯。余乃笑謂祝君曰。坡公戴酒之願。尚不誣也。我今日雖非漢若守。亦是豪矣。暮色既暝。猶相與徘徊不忍去。雖然。祝君滄斯土。當與山靈有後約。余則未知斯遊何日重踐也。

書吉翰杜驥傳後

徐侃

吉翰刺徐州時有死囚典籤欲活之翰曰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當代任其罪因殺典籤原死囚余曰此亂世之非經也王者有政有刑政刑皆本於天苟違其則則有咎責此囚罪當活耶宜謝典籤釋其罪此囚不當活耶宜示典籤伸其法典籤而有私耶宜察其罪罪之不得以死囚罪罪典籤不得以典籤活死囚此亂刑也聖人制刑王者奉之而武人豎夫滅之遂其私意虐已不可究已其時又有杜驥驥守洛陽欲棄城走懼誅會姚聳夫奉命牽鐘落水上誑共守城聳夫既至見城不可守引衆去驥亦奔白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懼賊不可復禁上怒殺聳夫余曰此逃誅而又巧嫁禍於人也其罪甚於翰當時主將到彥之命驥守洛陽城不可守如陳憲之守法難矣如毛德祖之守虎牢更難矣幸則為陳憲得不至於歿不幸則為德祖惟死耳無復之也巧逃誅而殺人以活已此類固不之而史且漫書之以為常酷哉

余讀宋書至吉翰杜驥傳見此二事心不平書此後讀南史且以此二人冠循吏之首史之是非未可信也如是夫附記

答鍾明府問利弊書

某屏居鄉里久不復詣縣庭。側聞循聲播於遐邇。因欲望見顏色。稿蒙不拒。又以利弊為詢。此謙謙之盛心。而近日之僅事也。倘漫不裁答。是不以明問為重。而虛愛民之至意。且自損於賢者之左右也。言而不審。是滋事端。且擾民也。謹據所見。抒一二以對。竊見明府為治。以儉約為本。此檢身之先務。而政清之由也。漢世遠守渤海。齊俗奢侈。躬率以儉約。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國朝如于清端公。湯文正公。其鉅德重望。不必以儉德顯。而其省身之約。世皆知之。為時名臣。明府去歲以事行鄉。民供一雞不受。歸其直。此懸魚留情之意也。某親見之。駭為未有。又常平倉之粟。奉檄未取用。夏散秋餼。事具而民不病。公私使之。又聞下車以來。公庭無留獄。大小曾不數日而判。民無守候之苦。吏胥不得輒轉為奸。此極盛德事也。以此公正。何利不興。何弊不除。顧古人有云。利不十不變法。謝方明治郡。宜改者。則以漸變移。使無迹可尋。誠以興革之難也。况限於時。格於勢。雖有美意。孰能自便哉。然而興革二端。與利難於除弊。有心於治者。言興利不若言去弊。弊在地方者少。而在衙門者多。在愚民者少。而在吏胥者多。此古今之通弊。而明府之所洞悉。不煩覩縷也。方今連歲有收。百姓粗安。又邑地僻小。無大豪橫。武斷凌虐。而吏胥亦皆望風畏法。如前時春秋收糶。曾未十數日。而新者已墊交。舊款反緩。舊者有以為之地。而墊交之新者。多恐懦故。

也。整則索直數倍。且以一索十。愚民間整交。則騰落板車行。而此風息。倘未即淨絕。乞一飭之而已。上江十七州縣。有運丁快家。運丁有屯田足辦事。快家無屯田。自楊清恪公奏快運並發。而快家困。快家輒轉板害無已。而一邑困。且有挾仇誣指為快者。事未白而家已破。實可憐憫。在明府無不周悉。倘有此等乞一禁之而已。至地方之害。不過游民生事。甲長科派。此輩在今。已知惕息。倘吏嚴示。掃迹盡矣。凡此所見。皆非大故。即一紙示。知其事集矣。若邑間社會之事。其弊已久。愚以為在民不如在官。在官不如歸。并常平倉為便利焉。衣食滋殖。文教繼興。長養成就。實仰明府不在修名而在務實。不專在文辭。而兼在通經飭行。請經而知聖人之意。飭行而修君子之行。舉髦斯士。於此為盛。常聚一至闕。則有歐陽詹其人。何武一至楚沛。則有兩唐兩龔其人。文翁專以興學冠兩京。循吏之首。河南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不過一篇賈長沙。如蘇明允以文顯。其初受知。猶推本於安道。孫明復以經教。猶推本於范文正公。如此者不能盡舉。一賢興則眾正起。一身教則羣景附。如金受鎔。如土在範。不虛也。至荒怪虛渺之事。某雖不肯。能自信之。百人是之。一人非之。不顧也。史策所未有。即其所由來者亦淺。文教之興。當不在此。以明府之至意。凡有裨於教澤者。無不於慮。即此事之無考據。亦所素知。而尚在徘徊顧慮者。即非今之急務也。黑水河之

國朝文匯 卷四十五

六

國學扶輪社印

開乾隆十九年總督袁勤伯鄂公實親履勘行其事後竟未就三十三年前明府韓理堂先生欲踵行之曾東於總督大學士高公公其為上河藩司曾親與開河者至是許為奏請會先生罷官事遂寢其地里高下丈尺工程開河之始末且載所著圖記前蒙問興革之大端某亦偶言之而不料垂注已久蓋聞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此在明府自審之而已不敢尼也不能贊也某愚拙保守於世事一無所造耽顧有賢人君子則心慕之尚以千百中不一見之人千百不一見之人之意而不克副為可惜也謹竭多羨不得一當惟所裁擇焉

送鍾勵齋邑侯還粵東序

作民之情易得民之情難得民之情非有仁者之政難以術取之可以作民之喜作民之畏而不能得民之情大不然也得民之情非獨士君子懷之而不能舍也雖稚魯者亦然即其中受斥責者且然至鄰境間其風者無不然此可以知政矣說者謂觀政不於在官之日而於去官之時誠知言哉我滁多賢太守如書蘇州政陽公其流風餘韻至今草木馨香馬隸餘者如全邑漢之令有劉平史稱太守至部微無繫囚民自以得所不知所問但布詔書而去史可謂善言循蹟者獨吾來聞如及今四十年之間而前有韓邑侯後有侯如公何大幸耶韓侯以儒術飾吏治其德行政事

紀述於當世賢士大夫之口。後三十餘年。嘉慶戊午。我公自廣南來。令吾邑。下車以
來。如盤渤海。以儉率民。儉者政清之由也。不數年。訟庭寂然。吏胥多歸農業。而百姓
以恬以熙。以長子孫。蓋以仁布政。其愛民也至矣。至於今。其安公之政也亦久矣。苟
非無情。其不忍公之去也決矣。而竟以病告。來之民。雖奔走號呼。勢不得留。嗚呼。自
淮南至廣南。無慮五六千里。而逸公且歸矣。吾烏乎從公哉。

遊李氏松園記

丁未正月二十三日。余遊李氏松園。園為康熙間侍郎公敬之墓所。因為記焉。是日
也。天氣妍和。余自北行。遠龍山之左。出東南三里許。復北折至園所。其始至也。冷曠
無人迹。有長松數百株。皆偃蹇屹立。枝樛曲上。而葉如楚。圍簇滿林中。枯者剝落盡
皮鱗。往往蟲穿骨中。枝頭有怪鳥。磔然而鳴。園右立一株。有刺。高五六丈。陰沈沈如
雲。蹙地。其中為公墓。因求墓碑。具見公之行事。而不可得。余隸涿州。為公鄉。後進。幼
時即聞父老言。公為繡衣時。按姦貪不法有名。長見其遺文。閩龐博雅。其詩如中唐
間人。公距今僅百年。而行事莫紀。邱城所存。僻在偏壤。無奇人傑士。憑弔其際。而其
風遂氣。沈於荒遠。寂寞之邑。亦可慨也。余生也晚。欲求如公者。從之游。終不可得。而
有。致令百年後。東公之墓。思公之人。致歎恨於前後之不相值也。

榆柳書屋後記

榆柳書屋。顧理臺二兄之家塾也。今年壬子三月築初成。主人為本其先世創造之。艱及今日作室。以教後嗣之責。為記以落之。顧曰榆柳。起時物也。予以四月來遊。復記所未備。作後記。屋距所居南里許。有隙地。袤十數弓。廣數倍之。有渠環南東北三面如玦。隨地勢廣狹築室。有堂有學舍有寢室有廚。渠有荷。岸有柳。有榆有松。周環屋。屋距水十數步。近者數步。予遊其中。見學弟子座已滿。請先生教條。正與白鹿洞安定學規相表裏。大約清心克俗。為治已治人之學而已。近世之學。務為詞章以邀名位。及得位。其於治術無補。而澤不下者。何也。學非所學也。三代之學。其治功大小與學術淺深相符合。無無用之學。無無體之治。三代學與治為一。近世學與治為二。其所學者不可用。其用者非所學。此無他。以俗溷其心。學與治兩失。而人已所以不治也。先生教之有方。董之有道。異日之或出或處。其立身治人不苟者。教者之益也。若徒遊近功。急近名。了無可觀。而人與己俱不足恃。非教者之意也。非築書屋以教者之意也。予既記書屋。復有數語。以啟從學者之志。乃遊是書屋者。其激厲之意也。遊是書屋作後記者。為誰。來安徐某。堂書屋教者先生某。姓名某。金陵人也。

韓理堂先生傳

先生姓韓氏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萊之濰縣人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少讀書不專於科舉承母孺人教知切劑正學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令來安先生以慈愛為心嚴明為治於物無所假借有宦役久害政下車斥革去乃介於大府之門下請復其役不許會邑大姓犯法逃自請捕之役故與大姓善至是覲費以遊竈先生尤惡之自是役去而宦吏矣先生不詣事上學使某以侍郎督上江學甚尊嚴過境索餅食學使北人知先生亦北人先生曰餅能作不饋以之事上官也竟不與鄰邑令某使人舁行厨從於路怪先生之未餅具先生曰公能為則為之尤惡淫祀之皖城過梅心驛人求若在詢曰是名興山有神靈顯先生覘之但有石略如娠急使人排去石從山磊落而下眾大驚散去又之城隍神祠見有子女像及裝器備具先生曰此有司之過也急走出歎恨去先生動必以正不許同亦不為詭異故一時自上官及大江南北無不知有韓來安者來邑僻在江北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彫起甚先生依山種桑興蠶織重募沂究工教之又欲開浦口黑水河邑南之冰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載所著圖記會制軍大學士高公舊為上江方伯曾與開河議者許為奏請至庚寅以煌災事罷官事遂寢先生教士望其嚮道凡行己立身之術開導不已不欲其為

進終戒以安婦之行。求利達之心。初聽猶齟齬。後稍稍從之。暇則召小民至前。如家人婦子語。凡及家庭孝友倫紀之故。言之流涕。小民亦流涕。及罷官。負薪攜酒相屬。先生不忍受。亦不忍拒。有餽以金者。則絕之。先生在官時。邑有生祠。及去。士民送者。兩泣。堯獨者號於野。香煙漠漠。班道左云。罷官後。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一。配孺人某氏。子幾人。孫幾人。先生少與青州閻公懷庭為友。閻公學行亦最美。兩先生自宋以後。諸儒之論學者。皆能悉其得失。去其瑕疵。而取其醇美者。於明之薛文清顧端文尤篤。先生為學。防己最嚴。請可欲者。決不使之入。故於胸中灑然。有融釋之趣。吳中彭公允初嘗云。國家明德醇醴。涵養百餘年。其徵應於士類者。於閻韓兩公見之。而先生曠邈之思。不可挹取。往往見於詩歌文詞。所著有古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日記若干卷。陰符經注一卷。制藝前後刻各二卷。

徐侃曰。先生自少志聖賢之學。其道未克用。今小邑止五年。又罷去。侃邑人。故傳先生於作令事為詳。使官不罷。雖罷復起。政亦不止此。然自去後。至今四十年。百姓思之如一日。後令及上官耳目之。久翻疑且怪。曰。韓某何如人。政何如政。而民思之若是。古云百年服教。百年畏神。可以見矣。

國家初制。章疏崇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特頒詔旨。由內書房翰林視草。自雍正初年。設軍機處。領以親重大臣。復選庶官之敏慎者。為滿漢章京。襄其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放。有密寄。由大臣面奉指揮。具案以進。自是內閣崇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處。兼議政視草而一之。其初節自寬簡。甲日撰。彙許乙丙而進御。一二大臣實自主之。在直章京。特分司繕寫登記。檢查交發之事。前此隸斯職者。如趙璞。函文哲。王蘭泉。昶。趙雲松。翼。中。笏山。甫。拉得於政事之暇。從容賦詠。藻耀一時。近年以來。

聖天子文德武功。光昭武廓。理大物博。恐易即於恬嬉。用益勵精圖治。未辨色報。問兵部驛報。及四方齋奏。有即取以入。或不待道。騰批閱已竟。隨召大臣。諭意。出則分令諸章京撰草。人各一通。或數人共成一通。送大臣詳酌。未竟。中使已絡繹。草催篇幅較長者。必三四人分行繕正。僅而竣事。又繕畢未進。竝進後復有。諭改日。或至於再三。其他奉命稽牒檢案。加簽貼說。及與各衙門聯事。如詳議條奏。識訊獄訟。皆至紛投。刻期待報。率以日晡為常。或權燭留門而後出。其派出專辦。非信宿所能得當者。雖例許番休之日。亦襍被在公。不敢歸私。竊問家事焉。其中憂傑非常。

之士。久於其地。未嘗不資以閒。練習吏事。因而入與鈞衡。出膺節鉞。獨於風雅之道。寂焉無聞。蓋緣意不拉銳。即素擅慧業靈光。亦委靡疲沓。消焉為有。就使結習已深。未忍便廢。而當眾舉其職。獨應對寒滯。撫寫寫率。少年英果。羣以鈍漢目之。其人亦旋自悔。不復措意。猝遇牽率。酬應亦如虛弦流指。彈不成聲。豈人才不如昔哉。由積漸使之然也。同年馮玉圃給諫。直機庭者二十餘年。每分撰詔草。退然未嘗與人爭先。及遇詞頭填委。亦即引然不讓。纒纒數百言。曲中事情。而通達政體。同列推服。當軸者或不能加點。屬愛既畢。仍偕眾人治雜事。又充方畧館提調。兼司總纂。凡經進之書。獨手自刊削校正。竝若無其事者然。余固已心服其有過人之量矣。其為諸生時。已耳其詩名。迨同年同直。請之輒辭。以報業。蓋以所處既非言詩之地。所值又未必皆可與言詩之人。慎重而不輕出也。余不獲已。先以敝帚就質。則欣然為之披覽。一句字之疵。必抉摘不少隱。余既悚然心服。應時刪易。而玉圃亦漸許其可與言詩。復申前請。始示以鶴李集詩一篇。特近年竝值機庭所著。非全豹也。受而讀之。極情感事。俯仰古今。皆穆如清風之音。溫柔敦厚之旨。僻書勿用。自爾鮮明。正味森然。絕無圭角。蓋本之以妙悟。積之以遠養。舉山林壺閣之習。而一空之。又烏自知為身處承明。與聞機要哉。余既與玉圃相視。莫逆歸其集也。不能自己。附綴數

言以贈之。茲畧其概。庭之緣起。與前後職役期會。繁簡寬迫之不同。俾後之清。是集而論其世者有所考。其似余之不克所學。固藉是以解嘲。而玉剛之雅量。汪汪不可清濁。亦即見其所以有得於詩者。獨深。匪僅余之鈍漢。汗流備走。不可追攀。即世時王趙諸君子。從容詠詠。以適其事者。亦或未能易地而為之也。

助順永甯侯廟碑記

乾隆四十三年。黃河盛漲。儀封祥符先後漫口。

天子屢命重臣。會同河道總督河南巡撫。悉力修築。此塞彼潰。久未告功。至四十五年春。聖駕南巡江浙。臨河駐蹕。默禱於神。而豫省最後未塞之儀封南岸十堡。即於是日有大風。掣溜數十丈之坎陷。立見填淤。隨而下埽。不數日集事。官民吏卒。萬口譁呼。莫不仰戴。

聖天子之精誠。與羣神協助之力也。於是奉旨在新工擇地。特建河清之廟。以答神庥。復經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河道總督陳輝祖。河南巡撫榮柱。奏請修理。偃師縣靈佑裏濟黃大王墳塋。給予祿奉祀冠帶。額銅瓦廂風神廟。御書匾額。又原任總河朱之燮。功著南豫二省。沒為河神。屢著靈應。土人禮祀已久。請特賜位號。以從民望。即今廟神也。奏上。廷得旨報可。於是敕封神為助順永甯侯。於新工專

廟奉祀。各大吏以開封有會。復擇地於宋門內別建一祠。以昭妥備。捐帑三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屬紳士某某等量其役。臺殿門廡。客序僧寮之制。無不備。惟帳鐘鼓。威儀供奉之具。無不完。經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之冬。越一年而歲事。固具書建廟之由。與公所以為神者。以告於後。謹按神為浙江義烏人。由進士累官河道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晉階太子太保。順治十四年。准任。十七年。母喪去官。以河事急。起復視事。又數年。以勞瘁終於任。功之著於豫者。順治十四年。河決祥符槐虎落。又決陳留孟家集。十五年。決陽武慕家樓。十七年。決陳留郭家集。又決虞城羅家口。皆賴公悉心相度。隨方修塞。不久完安。其治河方略。見於兩河利害等疏。如工程則工力不到。法式非宜。料物虛浮。徒事粉飾。器具則儲備不預。徒于莫施。製作草率。不堪適用。夫役則扣克工食。奸豪包佔。胥宦貪冒。賄索私逃。物料則交修捐物。扣減價值。折耗肥私。盜用官物。於瘠官窳役之情弊。如丈之燭影。鑿之取形。至謂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協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又云。刑名錢穀。皆可以文移辦理。獨河工非足到眼到不能。至哉言乎。後之言治河者。其能以加於此乎。公之沒也。國家方有事西南。贈卹復揚。或不逮。後來數公之赫赫。而公忠任事。盡瘁沒身。不可抑塞之氣。獨留於天地。而

常繫於人心。百有餘年。終獲享。聖世封侯廟食之報。非所謂積愈久而發愈光者乎。方儀封大工之將竣也。或見老人往來河灘。若有所相度然者。既而植竿為標。識間之。曰。河水將從此過。非官定引河所經也。叩其姓。曰。朱言已。失所在。而竿故存。其人走告河北觀察朱公岐。親往視之。已而開放引河。果由此刷路別去。工得以成。咸以為神之默佑也。其他靈應。傳聞於父老多矣。此尤近事之顯著。而朱公為不妄語者。故備書之。

古之善於謀國者。必明機變。識大體。而後可以應事。可以卻敵。故其德與禮。足以服人。而賴有勇畧。以濟之。義概以輔之。不度乎時勢之所處。而曰吾惟知有德有禮而已。他何為焉。雖以大聖人處此。未有得行其志者也。昔孔子相定公會。夾谷之事。左氏及穀梁史記家語所載不同。然終以左氏為可據。自唐趙匡始出臆說。謂經不書盟。俾何得云盟。蓋左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功於夫子。故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後如劉敞黃仲支王樵之徒。皆從而羽翼之。其說支離舛曲。殆不足辨。豈徒輕議左氏。抑何敢於妄訾孔子哉。齊魯自定公即位以來。屢見侵伐。及此年春。始及齊平。似有釋怨睦鄰之意。而齊侯此會。不與其臣鮑文子晏平仲謀。而與犁彌梁邱據謀之。此其心未可知也。故從知禮無勇一言。包藏禍心。欲以倉卒得志於魯侯。孔子於是當未會之先。命士兵萊人。而正辭以攝齊侯。所以先折其毒謀。制人於未會者神矣。權之答盟詞。以振國體。卻將享以防後患。凡皆持重萬全。俾終厥事。嗚呼。何其難也。乃以是為匹夫之勇。比於曹沫蘭相如之事。真可謂不自量矣。至於以要盟請田為不倫。尤為庸陋無識者。三百乘之從。特出於要詞。然春秋時鄰國多會伐從師。大國亦有乞師者。非卑魯也。若汶陽之田。魯之故地。齊責我以從師。則

我責之以返地。土田兵役皆出國賦。計其言亦正相當。且晉平邱之盟。鄭子產爭承於晉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寇車當與丹請盟。欲令稱臣。獻地及遣曹利用議歲幣曰。雖有救。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立鼓之頃。國之體統與其經費。皆於一言定之。謂以孔子之聖而不計及此。手齊人服義謝過。歸其侵疆。是以一時感動之情。悔其從前侮詐之智。非孔子是對之功。齊何為而自歸哉。孔子之用於魯也。雖其時能服齊人。而齊人之忌。未嘗不日甚一日。觀於女樂之歸。卒以傾魯而去孔子。其君臣計謀。終能行之於魯矣。遂欲於是時決其必無兵劫要盟之事。彼晉執曹伯。宋京。鄆子。獨非春秋諸侯為之者哉。若謂孔子當以德化以禮拒之。所為不宜如是。不知左氏所載。前有行義失禮之言。後有棄禮貽德之詞矣。然使無如是之勇略。如是之義概。而足以行其德禮以服人者。則吾又未之敢信也。後世迂疏之儒。往往挾其空言無用之說。以嘗試於人。不明機變。不識大體。不度時勢。其所為必至於辱國陷君。而後已焉。彼特自附於聞孔子之道。而於孔子行事。萬萬不能為者也。遂至於并孔子此事而妄譽之。何足怪與。

書中說後

余讀王通中說之書。怪其言近正而無疵。紀其言行無毫髮遺憾。計其諸經與六經

同功嗚呼。何其似聖人之至也。曰此乃通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昔者孔子之言行。皆其門弟子載於論語。既沒而後成之。其晚年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皆述而不作。隨時論次。而後人總其成。以為六經。今通也。自表其言行。而自為經。以配聖人。其誰信之。而誰尊之哉。余嘗考檀弓。載曾子數子夏之罪。謂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為罪之首。若通之授業河汾。自擬為夫子。以欺西河之民。其不容於聖人之門也明矣。孟子載孔子沒。門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不可。通之子弟。至以擬夫子者。擬通。又何其不知自量也。然而後之君子。因其言。考其人。論其時勢。從而疑之者有矣。或不免因而惜之。譏之者。無所逃罪矣。其褒之則反過其實焉。豈惟其摹擬僭竊之罪不可泯。而或有取於其言與。毋乃并不免為其言所欺。而忘其獲罪於聖人之大者與。通之言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中國則泥。又曰。子請洪範諫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又以晉亡非老莊之罪。梁亡非釋迦之罪。此三言者。凡儒者莫之言也。而通昌言之。自晉梁以至於隋。其時佛老之禍烈於天下矣。顧儼然以聖人自居。而為之揚其波。助其瀾。如此亦既悖矣。至於元經之存。晉宋帝元魏尊中國以斷南北之疑。而不知其統之愈亂而無紀也。比於春秋之作。罪莫有大於此者。其他復何足深述哉。宋晁氏辨

其見關朗李德林薛道衡三事之長。前後皆與史不合。而以房魏等為門人。及徵修隋書。不為通志傳。序稱杜淹見抑於長孫無忌。而續經不傳。又載徵自敘與唐太宗論事。通早如其必愧禮樂。皆子弟事後增飾而成。中說為門人對問之書。亦非其所自作也。然則其書之傳者。偽而已矣。

自序

曾子曰。其少不誦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余受業父師。年十五。編誦九經正文。尤篤好毛詩左傳。習其文辭而已。弱冠輯古文尚書證驗。周官綱領二卷。既而覺其淺妄。推明孔鄭章句各十餘事。夙疑頓釋。最後讀易大傳。博覽諸儒之說者六七年。慨然知三聖之易為一。而為象數圖書之學者。徒費年月也。自是於諸經皆求貫通大義。無所凝滯。三十以後。疲於四方之役。未能卒業。至今常以為恨。顧生平之論。以為經傳之出。至兩漢而已全。注疏之學。至唐正義而略備。二千餘年。不能增易。中唐以後。童輩之言易。啖趙之傳春秋。漸生異義。逮宋熙寧間。始為新學。注疏遂廢。洛閩大儒。由博反約。微言猶我。多所發明。然於事實制度。略而不問。又多采取當時諸家雜著。以視漢唐專門之業。或遠避焉。宋末元初。大都墨守師說。推行附會。什居六七。至於竄易經傳。穿鑿新奇。如王魯齋金仁山吳草廬輩。為世嗤

點亦宜有之。若近日崑山徐氏九經解。秀水朱氏經義存亡考。流傳著錄者。且數百家。以之侈聞見之博。誇藏積之富。可也。而學者競相祖述。互為標榜。故有全寫則揭篋旁采。則探囊。以為窮經之學。端在於是。而度置注疏於高閣。是何異遺日月而撫星宿。捨江河而尋溪澗哉。流及科舉。樸學愈荒。或分文析字。勒帖括之卮言。或別起例義。彙類書之餘智。甚者憑私決意。離真失正。而大書深刻。日增月益。莫可窮詰。此程子所謂支離經訓。無復統一者。不重可慨。數典。六經非一人一世之書。其與天地無終極而存者。謂人習之為學。世資之以為治也。如使人人得為異說。而隨世以為增易。則聖人之志晦。而天地之理。或幾乎熄矣。故余以為今日之學。仍宜折中注疏。歸而求之經傳。不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也。每念脩綆未汲。鹵莽無報。上之不能探天祿石渠之藏。輔翼道術。以質問難。辨異同。下之不能居賔閒寂寞之地。研精覃思。以備遺忘。省過失。而欲散精神。糜歲月。竊附意見於其間。自知耗盡。有同朽腐。故頗哀其前後經傳議論之文百餘篇。合雜文為甲乙丙丁四部。敘清友朋書而存之。敢謂自喜文字之間而已哉。亦聊以示不忘舊業之意云爾。時乾隆癸巳九月五日。

先儒文略序例

夫載道者謂之文。道莫大於六經。然其為文也。與天地並。故無得而稱焉。周室衰微。孟子沒。而荀卿在於時。莊列中韓。異學並行。是故道喪而文遂敝。兩漢之世。儒術振興。童生為羣。儒首。賈劉馬班諸人。皆本經道。述文史。專門通經之學。各有家法。自是而歷魏晉。以迄於唐。中數百年。其稱立言著書。不諱經旨者。僅得一二人。而昌黎力能明道。以起衰。此其最也。逮宋儒出。道以大明。而文教愈盛。然論者以為當世之以文自表見者。如歐曾之林。既依附乎道。而莫究其由。至於濂洛關閩。師友之淵源。則又不以文為能。然則道與文。不猶判然為二物也哉。余輩觀三代以來。人自為子。家具有集。非無學問之深。才力之富。與夫文章語言之工。不隨眾浪滅。而足以行世傳後者。其所為往往載於奏疏論著書序傳記之類。亦皆道之所散見於事言。而不可廢者也。然以考其出入。離合於經。區以別矣。而欲其文章之兼勝焉。抑又難矣。今之學者。溺於詞章。詁訓之習。徒見六經之後。蕩然無所於歸。而不能有以一之者。嗚呼。其可慨也。與。乃想錄周漢晉唐宋諸儒之文。以其時先後而論次之。自荀卿而下。至馬端臨。得三十有七人。文百篇。大抵論天人。推性命。明王道。述禮樂。凡古今為學為治之體要。略具焉。或曰。漢唐諸家之於宋五子。若是班乎。而程朱發聖人之精蘊。備於是乎。余曰。不然。程朱所為。有功於道者。未有能出於經者也。故為識其大者如此。

謂將取道於是以明經耳。以程朱準董韓。以董韓準諸儒。而又皆折中於經。以權衡之。不執一說。不名一家。則董韓程朱之於諸儒。亦一而已矣。使夫上下千載之間。得諷誦乎斯文。而有以審六經之指歸焉。是則余之所樂於是也夫。

自前史以文苑儒林列為二傳。輯羣書家。因有古文儒書之目。學者詞章訓詁。文辭散亂。文章性道。非一原矣。余雜撰書文。總歸經訓。悉以時代相論次。至於削偽反真。去俗存雅。刪繁領要。蓋有不得已焉爾。

漢文載乎史。唐宋文載乎集。諸儒傳注各附乎經。其自為之書。又別為子。實則皆文也。言以足志。文以行遠。故非是則不可謂之文。有能配經而傳。詞理相稱者希矣。南宋以後。沿講義語錄餘習。雷同勦說。根本則亡。於英華乎何有。此固偽體之在所別裁者也。

孔顏曾思孟不作而微言絕。後世道統之傳。久有定論。然漢唐千餘年間。若董子通贊天人。韓子推闡仁義。不止功在一時。隆中出處。深明治道本原。謂泯有得於聖學可乎。宋儒一脈。周張程導其前。朱子振其後。始盡發羣聖之蘊。而集其成。如入海之必由江河。言天之先睹日月焉。它有作者。以此為權衡。其可矣。周末文敝。始於諸子之異端橫議。極於戰國從衡之策。孔門弟子著述。自戴記外。率多亡逸。當時儒家猶

取荀氏學論。漢興則取賈生禮論。毛氏詩序。孔氏書傳序。註冠於篇端。而江都明王道。述春秋。尤卓絕千古矣。其餘若馬連立史法。王陽匡鼎。二劉約經義。與夫兩子雲之文。稍擇其近正者載之。此前輩諸儒之大都也。

東京諸儒。首推班掾史志。經師則以康成爲宗。蓋一代家法也。諸葛君有王佐才。出師兩篇。庶幾兼古人三不朽之稱者。今特著於始。自魏晉以至唐初。文氣甚體。賦經史之學。雖以詞章。而無所發明。僅錄徐偉長中論。及王輔嗣易注。杜元凱春秋傳序。是附宗史論數篇。附於後漢云。

韓文公起六代後。慨哀反正。功不在孟氏下。後來以因文見道。目之不知其實。有得乎道而能文者。且其文渾涵汪洋。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匪獨中唐之盛也。今附以二李爲一卷。

北宋人經學文章之盛。亦其時爲之。積漢唐之遺業。復六經之正傳。天也。亦人也。歐陽司馬學識純正。著述粲然。而周張兩程之書。修詞立誠。蘊藉深厚。若此。可謂大雅不羣矣。他如宋子京。李泰伯。曾子固。蘇子瞻。諸人。其人亦各名一家。其文有能銜道。贊經者。悉存大概。以益多師。因篇目稍繁。列爲二卷。

程學。歷南渡後。凡數傳。而得其正且全者。朱文公一人。著作有功。人能言之。茲頗搜

擇精詳。與其文理兼勝者。蓋天地千百年元氣之奧。盡於是矣。朱子前錄范茂明後附張敬夫及真希元一二篇。而歷代文獻之源流。則以馬氏序終焉。

南宋文體靡弱。詞意支蔓。至末年為尤甚。又當程朱大明斯道之後。口說習傳。元明承之。卑者但滯舊文。高者反滋異義。其綜其意指。不出前人緒餘。蓋源遠末分。自鄙無識矣。後之學者。誠知漢唐宋斯文之傳。所宗必正。所擇必精。以通經學古為源。以尊聞行知為歸。雖人皆聖賢之徒可也。

右總論錄文之意如此。是編本為通經而作。六經誠非一人一世之書。凡諸儒傳注。疑義全異。是非之大者。略著於編。要於標舉綱領。統一指歸。可以並行不悖。若擊空前人。各具己見。雖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無關於義蘊大全。及遠離本旨者。略之多。聞擇善。闕疑慎言。庶免於不知而作矣。

歷代文章盛衰。與時高下。漢人渾厚。唐人峻潔。宋人疏暢。固是異曲同工。然東都後之俳僂。南宋間之迂冗。亦自風氣轉移。茲某因時取裁。頗示己意。其有魁儒名家大篇成書。未與論次。及所錄之人有優劣。文有繁簡不同。是在尚友讀書者證之。

是書始於甲子孟冬。手自排纂。原自積至數百。增損十餘次。稱意而止。惟諸史取節論贊。餘篇悉錄全文。不敢刪改。即評點亦可不存。觀其所擇。足以見其意矣。其間字

國朝文匯

卷四十五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畫線誤。本畫屋正。姑以密爾自娛而已。至壬申孟夏。屬案始定。輒為紀其時月。藏之篋中。

荀息傳奚齊議上

黃之紀

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知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
子卓。荀息死之。或謂荀息可謂忠矣。余謂不然。荀息於驪姬則忠。於獻公則不忠。於
晉國則為賊也。驪姬欲立奚齊。賂梁五東。闖嬰五卒。諸殺太子申生。逐世子重耳。夷
吾。國人皆怨驪姬。欲殺奚齊久矣。荀息獨欲傅之。至死不貳。荀息之於驪姬。可不謂
忠乎。荀息得君。異於里克。知驪姬之變而不能諫。知三子之屈而不能言。知獻公之
感於驪姬。幾至危國而不為之救。知立奚齊之必不能濟。而曲為之謀。荀息其長君
之惡者與。吾故曰：荀息於獻公不可謂忠也。夫輔君所以衛社稷也。輔得其人則安。
輔不得其人則危。獻公卒。里克至。鄭欲納文公。慮荀息不從。故謀作亂。二子社稷之
臣也。荀息苟與二子協謀。則奚齊不至。見殺於里克。里克不至。見殺於夷吾。社稷定
而霸業興矣。且重耳以次則長。以出則正。以人則賢。非奚齊比也。荀息乃以不食言
為忠。豈竟以奚齊為足安社稷乎。且獻公以奚齊屬荀息。未聞以卓子屬荀息也。奚
齊死。又立卓子以葬。是其意止知有驪姬。而不知有獻公。知驪姬之得有子。而不知
獻公之自有子也。荀息其晉國之賊歟。

荀息傳奚齊議下

或曰。子以荀息為不忠於晉。呂后殺趙王如意。而周昌不能以死衛之子。以為昌果賢於息乎。曰。昌與息。豈可同日語哉。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遂世子重耳。夷吾未聞荀息諫也。以奚齊託荀息。息乃以死繼之。猶晉君之襲妻。而不顧社稷之存亡。觀史記周昌所以諫高祖者。則知荀息乃周昌之罪人也。高祖殺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周昌廷爭之。強曰。臣期期不奉詔。高祖卒不敢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者。昌之力也。假令周昌事晉。肯聽獻公殺太子逐世子而立嬰人之子奚齊乎。吾故曰。荀息周昌之罪人也。且昌宜願傳趙王如意者哉。高祖用趙堯之言。召昌為趙王相。昌注下三。陛下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昌不得已。強行其法也。亦預知趙王之必不能自立而已。不能以漢之臣為趙死也。若此。皆荀息之所不能為也。昌豈特賢於息已哉。且義之所在。當權量乎。是與非之間。而不當計較夫死與生之際也。是故晉獻舍嫡而立嬖。荀息從之不為義也。漢高亦欲舍嫡而立庶。周昌不從。不為不義也。荀息背義而死。不能以死為義也。周昌蹈義而生。不能以生為不義也。士尹士論古。當視其義之能合與否。不應以息之能死。奚齊為賢。而以昌之不能死。趙王為不賢也。

公孫宏議族郭解論

公孫宏治春秋。位至丞相御史大夫。時郭解任俠。客有賢解者。與儒生非之。客殺生

斷其舌。吏責解。解實不知殺者為誰。吏奏解無罪。宥議曰。解布衣任使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解。或謂宥文深而不知此春秋之義也。昔晉陽處父諫狐射姑不可將。公以告射姑。射姑殺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若謂公雖不預殺陽處父。其罪有甚於公預殺之也。僖括欲立天王之弟任。夫任夫勿知。尹言多劉殺單。蔭甘過。鞏成殺任夫。殺任夫者五人也。春秋書天王殺其弟任夫。若謂王雖不殺任夫。然僖括謀亂而王不知。致任夫死。其罪有甚於天王自殺之也。由此以推其意。解雖不殺儒生。解豈得言無罪耶。且史奏解實不知。無罪。安知非史欲脫解耶。解折節為偷。以德報怨。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於是少年慕解之行。爭為用。史安知非慕解之行。而爭為用者歟。史奏解無罪。其不足信明矣。且兵莫慘於志。春秋之法也。儒生短解。解知亦必殺生。特客不先令解知而殺之耳。且未必無當於解之意也。解不知殺者為誰。是解欲脫客也。史奏解不知無罪。是史脫解而並欲脫解之客也。史與客皆為解用者也。殺儒生。庸詎知非解意歟。春秋誅意。用此法也。或曰。解有罪。族之無乃過乎。曰。然。然亦有說焉。解少年報讎。所殺甚眾。藏命作姦。剽攻不休。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及徙茂陵。非死罪而殺楊樣一家三人。史捕窮治。復又殺吏。如此不法。而當事復欲釋其罪。曰。事在赦前。此解之客所以殺人而無

忌也。且解之。父以任使。謀解不懲其父。而又甚之。如此而復不忍。其後保無有效解而過之者歟。春秋之法。嚴則或流於刻。故士不通春秋。不可與言刑。宥雖布世用事。不為黃仲舒所取。然如宥者。亦可謂善緣儒術者矣。

請明徐在川先生代嚴文靖請蠲南漕疏草書後

祖之望

嚴文靖在明嘉靖間與李文定春芳同以青詞受知世廟致枯用其時權相父子貪營無厭竊樹恩私奸人依附聲援方視師吳越賄皆要功將士解體東南寇患滋大文靖吳人目擊時艱未間出一言救正史獨記其官侍讀時疏陳三吳民困乞蠲貸為一生感節迄今乃見疏藁蓋出於館客徐明經在川之手屬草後公又再三卜言乃敢上聞何哉夫人臣不顧國是以敢言為名高不言為可也苟使於民而利於國雖以之獲罪言焉可也又況世宗即位之初亦嘗詔內外臣工求民隱講養政在御四十五年賜天下租賦者二寇賑者六災賑五十有四蠲閣稅糧五十有五此皆文靖所親見所請亦非創舉難行之事其言之而聽也非以為功言之而不聽也未必以為罪疏內又無危言極論足以賈禍何事卜為且一卜未已必再三卜而後上者則以文靖吳人而言吳事疑若市恩鄉里之為無亦大賢以下畏謹避嫌之過有不克自持者歟假令當時無良友如在川先生者疏必不具具矣必不果上卒使文靖慨然上請世宗惻然報可舉三吳數百萬生靈慶若更生者伊誰之力哉雖然先生不自任其功也知勉文靖以所當為而已而後之誦世德者必推原所自始徐氏子若孫又錄其道稿黃其事之顛末以永其傳世守而勿失此自後之君子與人為善

與夫孝子順孫結衣之苦心。非先生志也。而世且有見義不為。或偶行一善。輒沾沾自喜。以號於眾者。斯又遠出文靖下矣。

修浦城縣學記

皇帝嗣服之四年。躬親大政。治具畢張。廣博士弟子員額。御書聖集大成四字。榜天下郡縣廟學之大成殿。其年冬十月之望。以刑部侍郎請假歸里。里之士大夫。修治學宮。適於是月落成。俾為之記。之望曰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古之學出於一。今之學歧為三。一者何。儒而已。何謂三。曰道學也。儒林也。文苑也。而三者之中。又有三焉。近學或空談性命。無裨實用。是謂禪學。儒林但考訂偏旁。意不在傳經。是謂佔畢之學。近世之號為能文者。各以制義試帖古文詞名家。士幾何不惑於所趨也。雖然。此非學之過。學之者之過也。國家仍明制。以經義取士。兼試策論詩賦。近自京師直隸。遠至海隅。徼外。莫不有學。凡以陶鑄天下人才。如古切今。出為世用。自古堯舜官人。不外敷表明試。即使先聖賢人。生當今日。亦不能以它途進。特所作應舉文字。當必有躬行心得。卓然自見。其不朽者存。斷不肯朝榮夕秀。剽竊形似。為今日弋取科名之文。可知也。善乎蘇軾之言曰。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豈惟策論詩賦。人不務成。已成物立人之道。雖終日

聚講性命。考訂經史。曾不若一技一器之道於用。遑論其他。苟思參天兩地。自盡夫
為入之道。即業令之科舉制義。不啻其希聖希賢。昔宋神宗用王安石言。始定經義
試士之制。名曰大義。紫陽朱子大儒也。嘗云經義。海聖人之言。然朱子出身。未嘗不
由科目。吾邑楊文公。年十一。應童子科。詩賦最號華瞻。其立朝。乃以忠清。離亮著稱。
真西山先生。由鄉舉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而集羣儒之大成。出領江東。轉運。知潭泉
二州。所至。嘉猷善政。聲施到今。然則非學負人。人自負學耳。今吾邑之修是學也。將
必有希紫陽西山之風而起者。而非僅科名之謂也。之望亦吞竊梯榮者。願與同里
諸君子共勉之。遂不辭而為之記。至其工費若干。規制若何。悉籍於官牒。茲不備書。
紳士襄斯役者。例得名於碑陰。

言戒

江濬源

曝林之鳥。其音啾啾。羅者伺之矣。吹浪之魚。其沫啾啾。網者窺之矣。好議之人。其舌
翁翁。聽者仇之矣。天下有聲之屬。最驚人心。發而不能收。動而不能靜。禍機伏焉。隨
觸而起者。可勝防哉。君子心獨為君子。思與人同勉於善。雖其進而感其心可也。茲
於稠人廣眾會集之中。自謂其言正言。行正行。以掩抑朋遊而後快。彼匪亦言正言
亦行正行也。聽我之吟。孰獨號為君子。且湛之耶。強者排擠之必力。弱者讒譖之必
行。事有固然。無足怪矣。且羣小人之與人儔也。不能俱成。願與俱敗。同其一類。斯稱
其心。昔賢猶晦自藏。猶懼不免焉。切切而自影之。顧不慮速禍已乎。昌黎韓子有言。
幕中之期。人以汝為叛。堂中之誅。人以汝為傾。其懲乎。嗟後之思。殆深痛焉。戒之哉。
木火烈而欲誰撲。水風狂而波弗恬。君子不思避禍也。君子而思避禍。尚亦慎。所以
發哉。

險說

巖巖者山乎。浩浩者水乎。言天下勢之險者。孰適於此乎。然而四方赴險之徒。曷可
勝紀。崇嶺之躋。棧之梯。大川之涉。舟之楫。之。彼非冥於行也。其為險也。有可指而
名。豫為之備。亦固有震驚焉。爾。無形之險。厥惟人心哉。藏之深深。惟沈惟陰。發之促

促惟毒惟酷。無影而幻以聘。無聲而狂以傾。爾越爾秦。視兄弟之親。爾牙爾箭。來笑言之面。其為險也如此。強者無所用。資有之能。弱者無所施。儀秦之辯。以中材而適。甚宜其罹於患也。已雖然。君子處此之遊。則吾嘗考之。蓋一觀乎山。得良之理焉。良者止也。見險而能止。瑕釁之紛也。其遠已乎。又一觀乎水。見坎之象。盡情狀焉。其辭曰。有孚惟心。亨行有尚。占此以守。吾之剛。執吾之亮。權吾之通。德吾之壯。是謂恒。易以知險也。亦焉往而不當。由此觀之。人心之險。雖無可指名乎。操斯道而安其身。獨往獨來。危者使平。折衝禦侮。勝於百萬之兵矣。

四維問對

或曰。管子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其兼重者耶。吾應之曰。然。或曰。於兼重之中。擇其尤重者。孰為最。曰。恥為最。是有說乎。曰。子不觀於僞僞自遂者乎。其於無禮無義不廉之事。冒昧而率行也。欲臚舉其情狀之變。以推其所終極。雖智者不能詳已。然君子憫之。而猶有望焉。以為此天質之薄也。不然。則污染之深也。不然。則父兄之訓迪不嚴。而師友之講習不豫也。如其愧生於良心之見。憤發於清夜之思。仰而慙俯而悔。相形而顏變。有激而汗流。曰。人謙謹而我放恣。人正大而我侈淫。人潔清而我汙濁。我則非人。我實恥之。是人也。由以勃然翻然。痛改前日之非。力圖後日之是。

無禮而禮。無義而義。不廉而廉。庶幾猶有一日之真也。而彼恥之既喪者。則一切不
然矣。方其居閒處獨。冥冥守節。曾不思愛吾身之何為。全吾名之何在。泊乎性成習
懣。渙忽於稠人廣眾之地。蠢不受命。以幸為求。亦小有才。時能取濟。於是綜越禮犯
義。鄙賤不廉之事。日恣睢而敢為。月變而殊形。歲移而異狀。見怒而觀者曰。我何彼
憚。聞叢而詈者曰。彼如我何。苟自侮乎。蠅營自益乎。狼如虎乎。其可以伍乎。竊如
鼠乎。其可以處乎。嗚呼。無恥之人。若此。吾有憫焉而已矣。求其反於禮義而自治以
廉也。已焉哉。無為復有望也。已問者於是對乎無辭。悵焉若喪。紀吾言以遍告同人
也。

陝甘資政錄諸山總序

戴祖啟

陝西甘肅之山。遠自葱嶺于闐而東。分為兩支。其北支自肅州崑崙山東踰嘉峪關。逕肅州甘州南為祁連山。東逕永昌南為雪山。又東逕涼州南為姑臧南山。亘數郡。延袤千餘里。皆一山也。山脈起伏。東抵中衛之沙山。又東結為黑山。而迄于黃河。其脈未盡。復東出而為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為賀蘭山。逕掖黃河北行。逕靈州甯朔甯夏之西北。抵平羅北三百里為黑山。陝甘之境盡矣。又北出逕古定襄。迤東抵高關。又東而為陰山。陰山以東綿亘萬里。極于遼海。天所以限中外也。其一支東南出為橋山。逕慶陽之東。邠州延安之西南。盡三水之分水嶺。北盡葭州艾高坪。綿亘八九百里。東北抵河。陝甘之境盡矣。祁連從關外自西而東。自古界劃羌胡甘涼河湟之扼塞也。賀蘭自南而北。循河西出塞垣。其山後則諸夷出沒之藪也。橋山自西南抵東北。起於西河之東。而竟於東河之西。此三山者。不見于禹貢。惟合黎為祁連北出之支山。而弱水出于窮石。窮石亦祁連之麓也。此陝甘北支諸山之大概也。其南支自大積石而東。至西傾。又東北至于烏鼠。又東南至于朱圉。又東而為隴。為汧。為吳。為汧。為隴。據秦甯鳳漢之會。當陝甘兩省之交。實南支之統會也。自是而東。亦分南北二支。其一支東北出踰鳳翔而為岐山。又東北為乾州之梁山。又東至醴泉為

九變。又東北至淳化為甘泉。又東北為崦嵫。又東為富平之荆山。其尾為朝坂。達于河。此秦晉之要塞也。陝甘之境盡矣。朔河北上。又起而為韓城之梁山。為龍門與河東壺口雷首諸山。脈絡潛通。形勢相倚。此禹貢所謂導沂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又所謂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凡此諸山。皆在渭北。豈渭東行。關中人統謂之北山。其一支東南出。踰寶雞而為太白山。又東為終南秦嶺。又東為驪山。其陽為藍田山。又東為少華。又東為太華。且陽為雒南之熊耳。熊耳南出為商山。商山東為武關。太華之東為潼關。皆阨塞也。又東達于河。陝甘之境盡矣。凡此諸山。皆在渭南。亦豈渭東行。關中人統謂之南山。自西傾至太華。二千餘里。東西相望。南北地道相準。禹貢所謂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者也。荆山之脈。逾河而為雷首。華山之脈。亦逾河而為雷首。雷首者。又此南北兩支之再會。其下則禹貢所謂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古謂之天下之脊也。沂龍之支。又南出而為甯羗之嶠。循漢而東。為大巴山。此南支之別出者也。巴山之南。接四川之小巴山。陝甘之境盡矣。此陝甘南支諸山之大概也。由此觀之。甘涼之山。以百數。祁連為之宗。靈朔近塞之山。以百數。賀蘭為之宗。祁延慶之間。山以百數。橋山為之宗。岷洮之山。以百數。西傾為之宗。秦鳳之間。山以百數。沂龍吳嶽為之宗。鳳祁之山。以百數。岐梁為之宗。渭陽

之山以百數。九嶷、嶽、嶽為之宗。同華之山以百數。荆梁為之宗。關中之南其山以百數。太白終南為之宗。商洛之山以百數。太少二華為之宗。漢沔之山以百數。嶠冢為之宗。漢濱之山以百數。大巴山為之宗。夫散而難稽者形也。遠而可會者脈也。伏而不可見者山之脈也。顯而可循者水之流也。今但主黃河渭漢三大川。自西河以西。標祁連。賀蘭。以東。標橋山。河之上流。標西傾。其下流。標荆梁。龍門。渭之源。標鳥鼠。渭之上流。標汧。隴。吳。嶽。渭之北。標九嶷。甘泉。峩。嶽。渭之南。標太白。終南。少華。太華。漢之源。標嶠冢。漢之上流。標大巴山。自餘重峯疊嶺。名不可紀。數不能終者。非此諸山之龍。即諸山之麓。否則其別支也。其脈雖不可盡考。各從其相近之郡縣。而附錄焉。龍吾書者。縱橫數千里之間。山河阨塞。碁布星置。亦可以瞭然。如指諸掌矣。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陝甘兩省之水。據天下之上游。分支別派。奚啻萬千。然總其大綱。惟三而已。一曰黃河。二曰東漢水。三曰西漢水。自河湟而東北。盡甯夏之北境。黃河之貫於甘肅者也。由府谷之北。南至于華陰。黃河之繞于陝西者也。自甯羌之嶠冢而東北。又東而南。穿漢興之境。迄于湖廣之鄖西。此漢水之繞于陝西者也。由秦州嶠冢而西南。合白水為嘉陵江。又西南。迄四川之廣元。此西漢水之貫于陝甘之間者也。黃河自華陰

合涇渭而東。越濟而南。合淮泗而注于海。漢水由東南穿半楚。西漢水由西南穿全蜀。各注于江。又合江而同注于海。自晚周而後。江淮溝通。河濟消絕。天下之大水。莫不發源於陝甘。行千萬里。跨數省之地。及其下流淮海之間。四清幾通為一。而天下之大利大害。與焉。此天下之大勢。所謂陝甘據其上游者也。夫觀水者。萬川宜知其同。漚其流宜總以同流。則可以約而盡矣。河蘭之間。諸水皆入于灘。而灘則入于河。洮岷諸水。皆入洮水。而洮水入河。西甯碾伯之水。皆入湟水。及浩疊。而湟水浩疊。皆入于河。固原中銜之水。皆入高平川。榆靖懷遠諸水。皆入奢延水。神木諸水。皆入屈野河。葭州諸水。皆入禿尾河。清澗延川諸水。皆入秀延河。延安數邑之水。皆入灌筋河。而數水者。皆入黃河。自安化而東南。邈邈延州郡之水。皆入于洛。自同羅至富平諸水。皆入漆沮。自平涼以東南。合馬蓮河。邈邈邠州醴泉涇陽高陵之水。皆入于涇。而此三四大川者。皆入于河。自渭源隴西以東。諸水皆入于渭。由靜甯秦安以下。諸水皆入于隴。隴州以下。皆入于汧。鳳翔合郡之水。皆入于雍。葭邠以東。諸水皆入于澧。于澧于滸于瀟。瀟。新豐諸水。皆入于澧。于戲。而隴汧雍澧瀟滸澆。澆。戲諸大川。皆入于渭。而渭總入于河。華山之陽。商州隴南之水。皆入于南洛。而洛水亦由豫而入于河。南山之南。經流為漢。其支流之大者。為瀘水。沮水。褒水。廩水。堵水。泔水。木馬河。

饒風河月河閭河洵河丹水甲水而皆入于漢。隴山之西經流為西漢。支流之大者為白水。是水故道水而皆入于西漢。由此言之。河也者。陝甘強半之水所歸也。東西兩漢者。陝甘小半之水所歸也。兩者之水。非入于河。則入于東漢西漢。惟張掖河西流出塞。為貢所謂弱水。既西也。自餘則斷漢絕潢。為一隅之利病。總之以各郡縣雖水而陝甘之水無餘滴矣。觀者志及府州縣各志。其敘水皆績昆截隴。一川而割之。數十州縣。數十州縣而壹見此一。既不見其所發。後亦不見其所歸。蓋其分疆絕界。勢不得不在。此乘志之所以難稽也。其于山也亦然。然山之連亘數郡。如祁連終南者。絕少。水則畧有源流。必更數縣寸寸截之。觀者孰從而尋之。今則祖水經之法。綜兩者之水。自源徹流。各聚一篇。河則自積石。以至于底柱。涇則自安化。以至于高陵。渭則自渭源。以至于同華。漢則自先甯。以至于郿西。嘉陵江則自秦州。以至于廣元。其他諸水莫不皆然。此乘志之遺法也。然水經及注。方說經流。忽轉支派。正支未了。又入旁支。比歸其源。自眩已久。今則經流先敘。各條貫成篇。正篇既終。然後按地勢之先後。以次敘旁入之支。而先標之曰入河之水若干。入渭之水若干。庶乎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官于斯者。苟盡力乎溝洫。則斯書也。可以備參考焉。

王母丁貞女傳

余門人洋縣王擅魁所後母曰丁貞女。字擅魁所後父曰錫珩。未行也。錫珩卒。貞女年十七。聞赴痛哭。絕而復蘇者三。其母止之曰。我王家婦也。他何知。三日自成服。匍匐往。撫棺痛哭。復絕而蘇。自是守貞王氏。歷三十九年。寡言語。無笑容。雖至戚未嘗接見。錫珩兄錫琮。嫂傅生子擅魁。以後錫珩家。酷貧。貞女日夜紡績。以佐饘粥。撫擅魁得成立。補縣學廩膳生。擅魁亦篤孝力學。授徒稍有聲。資脩脯以養。乾隆乙酉。擅魁得請于朝。建坊旌表如制。越四年。貞女卒。有司迎其主入節義祠。樹碑墓前。五里驛路旁。甲午。余來主秦川書院。擅魁聞之。挈其徒來從余遊。余賞其文行。亦漸聞貞女事。一夕擅魁為余敘母苦節。語未卒。涕泗橫流。不能自止。卒咽不得語。趨而退。余亦為之感泣。命書其略示余。余將為之傳。擅魁退。且書且泣。至自忍饑寒。飽煖魁身。投筆大哭。不能卒書。使其徒岳震川續成之。嗚呼。古人有言。交不忠兮怨長。恩不甚兮輕絕。今貞女之于錫珩。未有夫婦之恩。一而之交。痛哭殞絕者數矣。至其終身祭祀。哭奠哀慕。喪其姑。哀戚甚。鞠擅魁不啻所生子。此何心之所感也哉。而擅魁奉貞女。非誠屬毛雞裏也。且擅魁見余時。去貞女歿已六年。餘哀已忘。擅魁亦已年四十。妻子仕宦之慕多矣。而天誠物發。言與淚隨。藉曰擅魁服詩書。嚮慕仁孝。又貞女之誠。有以感之。無怪其然。若貞女特農家子。方聞赴時。年又甚少。未嘗嫗傅姆之

教聞人倫之旨。而沈摯迫切。至于如此。此何心之所感也哉。吾乃知綱常名教之地。義重于恩。人道之所以參三才而立極。沿之百千萬世而不可泯絕者。此物此志也。傳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以余觀之。豈惟利哉。凡私恩所在。雖出于父子夫婦。皆人也。凡公義所在。雖未合之夫婦。強名之母。子。皆天也。先王制禮。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取女有吉日。而婿死。女斬衰往弔。喪服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嗚呼。豈強人也哉。豈強人也哉。余感貞女之事。為之傳。昇檀。魁。若檀魁者。雖從余遊。余何足以希之。

雞說

呂澗著

楚巖居士好鳴雞。歲必求善鳴者畜之。而兼擇其翬冠華羽。修尾。意態之傲岸傑特。而猛且怒者。其庸庸者弗屑也。然雞之如是者。率虐其羣。以故不得畜他雞。家人諄焉。居士曰。固也是雞之性也。不是之畜。將惟庸庸者之自適。飲啄乎哉。今年得黃雞。美不善鳴。繼又得一黑者。當歲雖也。羽成而力弱。音亦未壯。然冠如丹。羽如堅。尾如旆。縱之庭中。矯矯然也。居士意憚其將以為黃雞代。然黃雞視之不勝怒。疾鬥之。是雞力不敢避焉。則又逐之。遂深匿不敢出。強出之。又搏之。不令得食。數日冠羽痿。然竟毋辭以死。居士恨焉。亡何僕又市雙雞。曰。是肥碩。畜之用供不時。居士曰。凡品也。彼矯矯者。既斃矣。是奚為者。然黃雞顧之。殊若無類。飲啄游步。不相侶而相安。居士異之。既乃恍然曰。有是哉。凡物之見疾於其羣者。皆具辨智之相於者也。不則其行能之相亞者也。又不然。則其光美之外見者也。若夫斷斷然。渾渾然。拙陋朴訥。龍鍾困壽。人不得而識之。又烏得而忌之。不得而名之。又烏得而戕之。是育育之所不能挫。而踳跼之所不能賊也。是無極之所不能諛。而上官之所不能害也。是衝鞅張儀之所不能詭。而項羽田廣之所不能烹也。可以狎海鷗。馴猛虎。登華峯。游呂梁。於以全真葆光。而完其性命也。何有。莊周不云乎。是木也。以不材終其天年。是皆二雞之

類也。居士既已察其然，因以為鑑，爰著難說以自儆焉。

重修瀛州書院記

書院為講學興才之地，其設在郡邑者，規制尤為近古。古者家有塾，黨有序，自入學以及考校，皆有成法，故其時師之為教也嚴，而士之為學也力。學成行尊者，皆卓然強立而不反；後世此制既廢，家自為師，紛紜散逸，莫可齊一。今國家功令，多士之選造，僅寄於學使者之兩試，其教既尊而不親，而諸學博之秉鐸者，擲曲疏遠之士，或終年不覩其面，而文課之督率，據其近且習者，點竄而甲乙之，所謂講貫服習者，無有是名焉已耳。惟書院則不然，地具而法周，資深而訓密，師與弟又皆極其選，士之就學，如賈之有屋，工之有肆，無塵俗瑣計之亂其心，無紛華喧囂之溷其耳目。教學相長，觀摩相善，所以砥文章，辨學術，養德器，皆於是乎在。有古塾序之道，意焉，故曰近也。願天下書院之名者，以十數，率興廢不常，山左自濼源而外，諸郡邑亦罕有聞者。登郡僻在一隅，地硤确而俗質樸，不得比於他郡，而人文之秀拔，獨視他郡為優，蓋以質樸蘊其英華，而丹峯滄溟之高廣，蓬萊海鏡之壯麗，與夫烟嵐蜃市之幻忽變滅，又有以涵濡而煥發之，其得於山水之助者多矣。前守張公，因君子洲之遺趾，創為瀛洲書院，一時十屬之士，肄業其中，郁郁彬彬，稱為極盛。子蒞守茲

士。繼公之後。懼其風雨摧殘。而舊蹟漸蕪也。爰倡閩郡紳士。為鳩工重輯之。夫豈以
侈前人誇後觀哉。誠以文章於是乎砥學術於是乎辨德器於是乎養。不與他名勝
之蘄。足以資游燕備觀眺而已。其或荒廢湮沒。非惟諸生之憂。抑亦守土者之羞也。
自今以往。諸生之講習服習於茲者。用古庠塾之法。相與切劘。務求為有用之學。以
羽儀王國。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登雖一隅。其氣之達勃蒼鬱而上騰者。必有
以規其概矣。然則予與張公。豈不皆有厚幸哉。工既訖。命筆而為之記。

紹洲山莊記

張誥

紹洲山莊者。舊名寓園。明家軍陸莊簡公之別業也。莊簡沒後。輾轉售他姓。雍正中。前輩沈安世居之。既而屬程氏。又屬邱氏。最後屬壽臚徐君。其中亭榭傾圮。徑院荒蕪。蓋亦不知歷幾年矣。己酉元日。余始移家於此。過去榛莽。置軒楹。太湖石。疊於蔓草荆棘之中。敬者正之。仆者直之。怪奇者顯之。於是寓園之舊觀。廓然無一存者。不可以不更其名也。因自題曰紹洲山莊。山莊故有小池。北有堂。翼然臨其上。名之曰士周書堂。從余字也。池之南築亭曰紹洲。從余號也。亭西北有軒曰柿州。以駒父之傲自警也。更折而東曰侯舟。其叢林宗同舟之雅乎。亭東北曰溪臺。地在水涯。山曲之間。可以棲遊。可以樂飢馬。由書堂而西曰似翰。板屋如梁。翰也。所謂溫其如玉者。庶幾且暮過之。由書堂而東。乃余藏脩息游之所。惟恐蒙蔽日深。而時加掃蕪。因曰提俛。其東籬曰視啁。則又讀伐木之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而慄慄乎懷下毒木之懼焉。夫人之攸居。辟如逆旅。自陸莊簡卜築於茲。其地已更十數主矣。今我朝於斯。夕於斯。而山莊始為我有。數百年後。興廢何常。與前人居此者。幾何不胥歸於泯沒耶。昔顧野王之書堵。邑志稱因姓而稱者也。張南村之書堆。邑志稱南村書堆。因號而著者也。余仰其高風。師其遺意。以紹洲名我山莊。俾後之人來遊者。聞其名。思其人。

或相與流連往復。曰此當年某處士之廬也。是則私心之所竊慕焉爾。曹慈山先生嘗植梅於永宇溪莊。賦詩云。亦知難作千秋計。却要頻逢盡日歡。但願他時留數樹。遺傍指點動吟嘆。可謂先得吾心者矣。